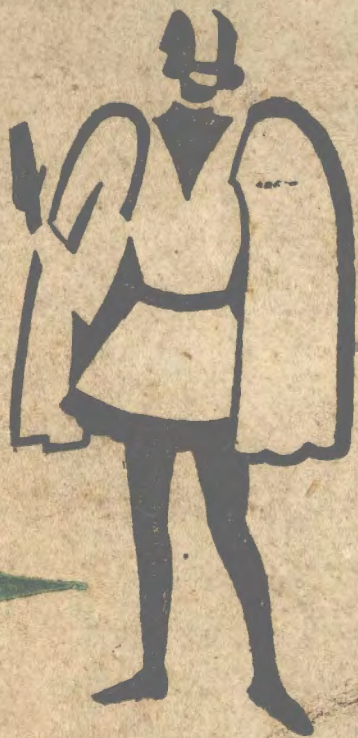


# TIMON OF ATHENS

雅典大賤紳

新地出版



新地出版

10243-72  
2

館書  
書文  
中

莎士比亞著  
楊晦譯

# 雅典人

# 台滿

五幕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新地出版

新地出版社

新地出版

華泰

編者

編者

編者

編者

編者

編者

辭典人

謝士亞  
亞

雅典人台滿

謝士亞

著者 莎士比亞

譯者 楊晦

發行者 新地出版社

台

重慶臨江路臨江順  
正街廿二號

特約經銷處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西四街口  
成都祠堂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雅典人台滿

|          |       |
|----------|-------|
| 譯序       | (一)   |
| 說明       | (三五)  |
| 人物表      | (三七)  |
| 第一幕 (兩場) | (四一)  |
| 第二幕 (兩場) | (八五)  |
| 第三幕 (六場) | (一〇九) |
| 第四幕 (三場) | (一五四) |

第五幕 (四場)

(一九七)

譯後記

(二二三)

第一幕 (四)

(二二四)

第二幕 (四)

(二二五)

第三幕 (四)

(二二六)

第四幕 (四)

(二二七)

第五幕 (四)

(二二八)

國典人台藏

譯序

一、關於希臘的歷史，其最著名者莫如荷馬之史詩，其後則有修昔底德之史，及希羅多德之史，此三者為希臘歷史之基礎也。二、關於希臘之藝術，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雕刻，其後則有希臘之繪畫，此二者為希臘藝術之基礎也。三、關於希臘之文學，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悲劇，其後則有希臘之喜劇，此二者為希臘文學之基礎也。四、關於希臘之政治，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民主制，其後則有希臘之共和制，此二者為希臘政治之基礎也。五、關於希臘之宗教，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神話，其後則有希臘之宗教，此二者為希臘宗教之基礎也。六、關於希臘之科學，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數學，其後則有希臘之物理學，此二者為希臘科學之基礎也。七、關於希臘之哲學，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柏拉圖，其後則有希臘之亞里士多德，此二者為希臘哲學之基礎也。八、關於希臘之法律，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法律，其後則有希臘之法律，此二者為希臘法律之基礎也。九、關於希臘之經濟，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經濟，其後則有希臘之經濟，此二者為希臘經濟之基礎也。十、關於希臘之社會，其最著名者莫如希臘之社會，其後則有希臘之社會，此二者為希臘社會之基礎也。

沙士比亞的五幕悲劇，雅典人台滿，(Timon of Athens)，大約寫於一六〇七年，或一六〇八年。除去同一年內，他寫成了培里克利斯 (Pericles) 以外，從此以後，就沒有再寫悲劇了的。這時候，伊利沙白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詹姆士第一的統治已經有了五六年的歷史了。

他的離開故鄉 Stratford on Avon，到倫敦去，大概是一五八五年，正是伊利沙白女王的盛世。不管是因為像一般傳說的那樣，因為偷盜一位鄉紳獵園裏的鹿，被追逼的不能不逃走他鄉，還是因為不甘於困守家園，要另謀發展吧，總而言之，

莎士比亞，這時候，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投身到當時的倫敦，總算是趕上了恰好  
的時候。他到了正在繁榮的倫敦不過三年，因為西班牙無敵戰艦的覆沒，英國又建  
立了她的海上霸權；同時，在戲院裏，莎士比亞，不久也由演劇而編劇地，立定了  
他的腳根。不；不但立定了他的腳根，他的天才就得到了發展的機會，好像春花的  
怒放一樣，接連地寫出他許多偉大的傑作！

你想，一個滿懷着希望的青年詩人，隨着社會的蓬蓬勃勃的朝氣，他自己也正  
在一帆風順的時期，那怕是遇到了挫折，並不足以妨礙他的事業的發展，他有着光  
明的前途的，能不洋溢着樂天的，快活的，健康的情緒嗎？無怪，莎士比亞這個時  
期的作品，多是生力瀾漫的喜劇，充滿了發自衷心的歡笑，健康的歡笑呀！這仿佛  
一個狂歡的行列，就算是有人跌倒了，滾了一身泥，也要在這種狂流裏，歡笑地爬  
起來，狂歡下去的一樣。

然而，到了伊利沙白的末年，形勢已經漸變，等到詹姆士第一即位後，更是江

河目下了，莎士比亞的作品，也由真正歡笑的喜劇，轉到真正悲哀甚至於悲慘的悲劇。

英國的社會，最特殊的地方，就在於封建制度，隨着「玫瑰戰爭」的結束，早在十五世紀的末年大體崩潰以後，新舊勢力的鬥爭，常以舊形式新內容的姿態，得到一種妥協。換句話說，也就是舊的封建勢力在向新興資產階級轉移的過程中，保持他們社會上的地位。新興勢力也在容許舊勢力保持他們舊日地位與名號的局面下來擴展他們新興的實力。所以，許多舊貴族，除去過於瀟灑反動，走向死亡之路的以外，多跟新興的資產階級攜手，並在新興的事業，如當時海外貿易以及國內的工商業裏投資，分得利潤，就是伊利沙白女王自己都直接間接，參加大規模的企業，作為股東。這就是造成伊利沙白黃金時代的社會基礎。最顯著的，莫過於英國的國教，所謂 Anglican Church 的。這也就是一般學者所盛稱的「調和」。其實英國社會的悲劇就在這裏！就說伊利沙白對於宗教的態度吧，她骨子裏，完全是傾向羅馬舊



教的，然而，她是耶穌新教的領袖，只是爲了得到新教徒的擁護，但是，也隨便就表示她對新教徒的輕視與侮辱的，等到她的政權鞏固了以後，或者說是到了她的老年，失去了政治的遠見，所謂「日暮途遠」的時候，或者說是社會上的裂痕已經很深，在政治上要起反響的時候，隨便怎麼說，總而言之，這時候她對新教徒，特別是對清教徒的迫害，毫不客氣地表示出來了。十七世紀的最初幾年，由伊利沙白到詹姆斯第一，都因爲清教徒在社會上的支配實力，日漸加深加強，處處與舊日的封建勢力衝突，公然走上反動的道路。這中間，社會上的種種矛盾都逐漸顯著起來；過去的友好關係破裂了。我們的莎士比亞，這位偉大的作家，假使我們不爲一般的批評家所誤，認爲他只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並非思想家，認爲他的作品裏所寫的都是他的不自覺的表現，而有許多地方，他自己就不知道他表現的是什麼之類的議論，那末，我們不難想見，他怎樣地從喜劇的海面，逐漸沉到悲劇的深處去的情形

的罷！可惜，莎士比亞的當時，還不能建立科學的歷史見解與社會觀念；然而，他

對於當時社會的發展，以及歷史發展的路徑，感覺之切，認識之深，是很少見的。這個時期，他的悲劇的藝術，發展到了最成熟的狀態，平常所謂四大悲劇的就是他的最高表現了。他的悲劇，到了李耳王，已經到了最高峯；而所謂李耳王的悲劇呢，就是封建統治的崩潰；在盲目的封建統治之下，在它的盛時，是可以爲所欲爲的，到了末路，却弄得不欲而爲。結果，反倒在無情的現實網裏，或者說是像這篇悲劇裏的那樣，投在無情的狂風雨裏，弄得他頭昏腦脹，雖然發出狂風暴雨一樣的憤怒，也挽救不回他自己鑄成的錯誤。他盲目統治的反對勢力是什麼呢？是他兩個無情的女兒嗎？並不是的；而是捉他的女兒作傀儡的財產。財產的爭奪戰裏，封建的關係，父女的情義，不能不遭慘敗的呀！然而，所謂封建關係，父女情義等等，却都是維持封建統治的必要條件。

財產的爭奪，而表現爲政治權力的爭奪的，這在歷史上是常見的事實。因爲，在封建社會裏，政治支配財產是正常的現象，就是在進一步的，像英國當時的社會

裏，財產的力量已經逐漸在動搖政治的勢力了，而政治勢力，在表面上，還是佔着優勢的。詹姆士第一常常用政治的力量，在奪取別人的財產，轉贈給他的嬖倖，特別是對於蘇格蘭人的優待。

自然，革命運動還要等到查理第一的時代，才正式爆發，這樣衝突的局面，還要維持三四十年之久；但是，所謂伊利沙白的黃金時代，也就是莎士比亞風起雲湧一般的作品產生的社會根基，到了一六〇七，八年的時候，已經由動搖，而漸呈崩潰的現象。在一六〇七年，中部諸州不就發生過暴動了嗎？假使，當時能像十九世紀那樣，革命運動自覺的理論根據，跟事實上的要求配合起來，發出領導作用，恐怕克倫威爾的議會革命，早在這時候爆發了，也未可知。而在社會上，詹姆士第一的統治，表面還不見動搖，一般人也多以行將崩潰的堤岸，當作平坦的道路，在上面慢步逍遙，實際，却已經到了如中國所說舊道德已經破產，新道德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一切陷於紊亂的狀態裏邊。假使莎士比亞是一位酸腐的道學先生，一定

會發出世道衰微，人心味古的慨嘆來吧！

然而，我們的偉大詩人，莎士比亞，由於多方面的經驗，深入其中的體驗與認識，簡直是一位哲學家，或是一位近代的經濟學者一樣了，他得出來一個結論：這一切破壞了一切，支配着一切，造成一切罪惡的是什麼呢？黃金！

這把封建制度，封建關係給破壞了，把社會上所承認的封建道德給摧毀得一乾二淨的黃金呀，也會在它的破壞作用下，建設它自己的統治，它自己的新社會，建立它的新道德的；然而在當時，它經過困苦艱難才佔到那種壓倒的優勢，所顯示出來的，還多是破壞的方面。社會的這個窩巢，被黃金給推翻了，這其中的一切，就是平常認為最高貴的一切，這自然也有着莎士比亞所獻身的藝術在內呀，當然沒有一樣能以保全的了。就在這種的認識下，也在這種的事實支配下，產生了莎士比亞的雅典人台滿。這仿佛是一篇哲學的論文，或是一本政治的小冊子一樣的，他已經用戲曲的形式，在向當時的社會發出憤怒的呼號，下了猛烈的攻擊。這時候，他已

經不是一個舞台上表演世相的藝術家，而是一個在十字街頭奔走呼號的煽動者了，成爲真正現代意義的一位戰士。

莎士比亞的著作年表，可謂最不完全。不過，就據這種最不完全的年表，也有許多可供參考的地方。就假定雅曲人台滿寫於一六〇八年吧，這以後，至少有兩年，他沒有再提起他的筆來。等到他再恢復他的藝術活動的時候，已經是回光返照，是他個人的回光返照，也是盛極一時的伊利沙白時代文藝活動的回光返照。這時候，政治上更趨向反動，社會上衝突更加激烈，而戲劇界卻完全是「一片點綴昇平的景象。莎士比亞也只能寫些遠離現實，少關痛癢的東西，跟當時流行的作品爭一日之短長了。這種現象，在文藝史裏並不少見。一時的風氣所趨，一個藝術家是很難不被捲在裏邊的呢！就像易卜生，蕭伯納那樣富於現實性的作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不能不丟開眼睜睜的現實問題，跟在梅特林克的後面，寫起他們的象徵劇，甚還有自燒不如之感！

雅典人台滿是台滿的悲劇；實際上，這篇東西本身也就是一個悲劇的呢。

莎士比亞始終都在戲院裏工作的，一方面要演戲，一方面要寫劇本，他的生活實在很夠繁忙，然而，他却一幕一幕，一部一部，在前後不過二十一、二年，最多一二十二年內，寫了二十七部的五幕長劇。我們不難想像，他的劇本的寫成，都是匆匆忙忙；好在，他那時候並不像現在的這樣，先行付印，而是先由自己的劇團上演，往往在上演的經過中，加以增刪或是改正。他的全集最早的對摺本，出版於一六二三年，雖他的死，已經七年；另外的一些四摺本也都沒有像現在這樣，經過作者的編定。所以，每種版本多互有出入；就沒一種令人完全滿意的版本。經過多學者編校的結果，到現在各部作品大體上都還過得去，也就是說，大體上多可以保持莎士比亞著作的本色了。但是，雅典人台滿和培里克利斯兩部作品，却被許多

學者認為問題最多。我們現在，丟開培里克利斯不談，對於雅典人台滿歷來有兩派大致不同的意見：一方面，像葛羅認為底本是莎士比亞的原著，却經別人爲了上演的目的加以擴大和補充，所以，有許多地方，較之莎士比亞的原作都減低了價值；另一方面，認為是莎士比亞，以別人的劇本爲底本，加以部分地改編和修正。總而言之，都認為有許多地方並非出自莎士比亞的手筆。其實不然；我覺得斯文彭（Swinfen）後來認為，莎士比亞因爲這部劇本的不太適於上演，大致寫出來，就丟在一旁，不再理會的意見，倒比較接近事實一些的。主要的，怕是因爲這種噴火一般的對人類的詛咒與謾罵，就不容許它的出演在舞台上，或者莎士比亞就沒有那麼大的勇氣，拿它來上演的吧。所以，他就沒有修改的機會，以及修正的興致與必要，因此，顯得問題特別多些吧！若是因爲一部長劇裏有些減色的地方，並無可靠根據，就加以各種臆測，甚至於認為不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儘可以不必這樣紛紛擾擾的呢。

士——我們要研究一下：雅典人台滿果然像一般批評家所說的那樣減色的嗎？減色到一定出自別人的手的嗎？這部裏遣人指責的地方，是特殊的情形，他的其它作品裏就沒有嗎？大家都知道是並不然的。就像馬克白斯(Macbeth)那樣簡短的作品裏，也有批評家認為某些場面的某些對話，不是莎士比亞的原作，就像奎耳士、漢姆列特那樣長劇，也有人認為有些地方銜接不齊，顯然是有漏洞。所以，我認為，雅典人台滿的不為英國的士大夫所愛好，是別有社會的原因的，於是專就文字上左挑右剔，弄得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一個印象，這個劇本是靠不住的，把讀者的熱情先給冷去一半，除去專門研究的，就很少來讀了。我記得很早的以前，大概在「五四」以後的不久吧，不知是那一部書的序上，或是什麼文章裏，說是莎士比亞的劇本都是粗枝大葉的，並不完整，跟島士生的東西篇篇都是精心結撰的作風相反。說者的根據是什麼？我們不管，只是這樣的幾句話，却在我當時的青年心裏，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以致很久以後，才能打破這種見解，來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我想這



類情形，這恐怕並非不常見的呢。這是不管出於有意，還是發自無心，要是刻薄一點

去，就非作遊陷派的批評家，也不為過。然而，反過來，看看那位正統派而且在政治

立場上甚保守黨的老批評家 C. Saintsbury 的意見吧，他認為莎士比亞的劇本裏，

就沒有「不補救自然的人物，一個不自然的場面；而且在他有名的論：Grand Style

的三篇文字裏，却論莎士比亞的一篇，他所舉出的，可以稱為 Grand Style 的例

證，以及例證出於雅典人台滿。他是有意要打破一般人對雅典人台滿的偏見，才這樣

舉例的。他認爲不象英國的士大夫們愛談，希臘文論，希臘文文法，希臘文文法

派，雅典人台滿的這個故事，雖然出自雅典，實際上，却對當時的英國社會，很像

把衣袋給剝光，用鞭子在瘋狂地鞭打一樣，而且這鞭打的不是社會的某些瘡疤，而

是這個社會的本身，他認爲這個社會就整個是個瘡疤的呢。這比拜倫的 Don Juan

還要出英國鄉土社會的醜的，所以，在英國就跟對於拜倫的態度差不多，在對待莎

士比亞的雅典人台滿。自然，對於莎士比亞本人，已經不能，也似乎不必像對拜倫

那樣的攻擊了。在英國的許多批評家，明明是對於拜倫感到一種不快，却往往故意丟開對人的攻擊，（自然對於拜倫作人身攻擊的，也至今不絕）表示自己態度的公正，却說他的詩很粗，並不太好；倒轉過來，拍出 John Keats，並不大聲呼號，憤怒反抗，却老老實實地住到倫敦的近郊，一天從早到晚地在一讀着、想着、寫着；要拿作品來回答社會上的反動攻擊，終於吐血而死了，這豈不天下太平！拜倫却不然了，正像馬蜂一般，你惹怒了牠，或是碰了牠的蜂巢，他就怒狂地亂撞亂飛，一定要蜇你一下才肯罷手的。實在有點討厭，就單是他的嗡嗡嗡嗡，嗡嗡個不休，也就夠叫人感到不安的了，何況再認真蜇你一下呢！同樣道理地，大家也對於李耳王加以微詞，說是因為當場弄瞎一位大臣的眼睛等等，實則，李耳王雖不像馬蜂一般地嗡嗡螫人，却是老鴉一類，開到死人的氣息了，呱呱直叫，不祥之至的。

譯與人言部豈論毒藥

雅典人台滿豈能倖免！

所以，我們要重新來估定一下雅典人台滿的價值。

這部作品，我認為，是莎士比亞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東西。

要通過莎士比亞了解他的時代和他的社會，都有研究雅典人台滿的必要。

假使你並不為一般批評家的偏見所誤，你可以了解當時社

會時正在變革，當時社會的發展法則，你會承認莎士比亞不但是偉大的詩人，同時

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你也可以明白就是莎士比亞那樣偉大的詩人，也無法突破時代

的限制，他站在時代的悲劇面前，也只有演他的藝術家的悲劇！

我們是要承認雅典人台滿，如果以莎士比亞以前的悲劇作為悲劇的最高標準的

話，那末，在藝術性方面，比起他的漢姆列特、李耳王等顯得淡色的。然而，假使我們

不否認藝術發展的歷史性。那就要改變一個方向。來看這個問題才對。誰都承認荷馬史詩的價值的狀態。柏亞里士多德却在史詩的價值。認希臘悲劇為詩的最高形式。這跟托爾斯泰絕對肯定荷馬。而否定莎士比亞的說法是不同。他並不像托爾斯泰那樣否定自己的觀點出發。而是根據的藝術的發展法則。就是希臘悲劇，它比荷馬兩跟這荷馬之後的。就顯有不同。正在藝術性方面。這應該算是一種發展。而不應該強為優劣。所謂「易地則皆然」的話。可倒着。落破。像「江淹才盡」那類的事。實際只是他「才」的來源已經枯竭。他的「才」的社會基礎已經動搖的結果。徹底地說。她悲劇為莎士比亞過去所寫的悲劇是最高藝術的。這時候，在他寫雅典人台滿的時候。已經不是產生那種悲劇的時候了。結果又產生那種悲劇。是藝術品的話。升就說。到不這種藝術快要死滅的時候。也永為不可的。其實不。李耳耳耳王。的價值。雅典人台滿。雅典人台滿的價值。不。李耳耳耳王。的天。李耳耳耳王。的。是說。藝術品沒有好壞的品價。而。是說。藝術的價值。是說。的。

時候，要換個尺度來度量才爲合理哩。從此以後，這不但戲劇的作風轉變，而且在清教徒的壓迫之下，簡直就快要滅亡了。假使莎士比亞再晚些年，生在彌爾敦的時代，恐怕也只有寫他的失樂園之類的雜事詩，參見下頁當落筆一定就是失樂園。李耳王所以爲我們應該說，雅典人台滿，在莎士比亞的悲劇裏，是跟以前的作風不同，不應該認爲是價值的減低。這樣也許是較爲公平，較爲合理的吧。至如雅典人台滿，然而，這中間也正有着莎士比亞個人的悲劇在的。悲劇的音樂與清教徒的禁欲之天攻下，決不容許雅典人台滿這樣的作品繼續發展下去的，在戲劇範圍內，他會有暫時沉默，在社會方面，這時候還不能產生克倫威爾那樣的人物，他也沒有機會放棄他的戲院生活而做起他那個時代的彌爾敦。於是，在一度掙扎之後，唱出了他的天鵝之歌。暴風雨，等到地球戲院被燒於火，他就毫無留戀地離開了戲劇界，離開了倫敦，於二十六年，他滿懷着熱情與希望地離開了他的故鄉，投到了倫敦的人海裏去。辭

這因書里轉折，他的入是站到 *Hamlet* 的最高峰頂上去了。他的心却沉到悲劇的最

深淵底下去。現在他是帶着他個人的「事業成功」人，與無可奈何的心情失敗中，跟

他的故鄉，送他的餘年了！論年紀，他回到故鄉三年，與世長辭的時候，也還在

當年奮力揮，不過五十二歲而已。喜劇也，悲劇也，這中間的主人是 *Hamlet* 的文

不但是 *Hamlet* 對 *Hamlet* 悲劇，而且 *Hamlet* 悲劇，當然是 *Hamlet* 悲劇。然而，*Hamlet* 悲劇

本來必言 *Hamlet* 悲劇的 *Hamlet* 悲劇。這悲劇，當然是 *Hamlet* 悲劇。然而，*Hamlet* 悲劇

悲劇，悲劇人論滿，可以說是黃金的悲劇，跟一般說希臘悲劇是悲劇的意義一

樣。• 莎士比亞人論滿，當然是 *Hamlet* 悲劇。然而，*Hamlet* 悲劇，當然是 *Hamlet* 悲劇。

• 莎士比亞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的，這差不多已經成爲一般批評家的定論

了。這是一個要研究莎士比亞的時候，首先應該考慮一下的問題。• 莎士比亞的悲劇

而，什麼是性格呢？素樸地說，就是尋常所說的性情或稟賦。成性秉賦。大家最

常舉例的，是漢姆列特的「懷疑」，奧塞羅的「嫉妒」，李耳王的「暴燥」，和馬克白斯

的熱心學，就是說，漢姆利特的悲劇，是怎樣演成的呢？因為他是懷疑的性格，而拿他的懷疑的性格，跟董·吉訶德的熱烈的性格，形成一種有名的對比。大家最

「是的呀，一個人有兩個人的性格。而且，在同樣的環境裏，為什麼這一個人會  
 倒霉，另一个人會幸福呢？在近代的社會裏，既然不相信有所謂運命之神，那麼是  
 什麼在支配人的運命呢？是個人的性格。這是多麼簡單而省事的解答呢？好，你倒  
 霉就倒你的霉吧，誰讓你生來是那種倒霉的性格啦。這也可以再進一步地說，人世  
 本來沒有什麼悲劇的存在的，一切不幸，一切悲劇，都只有怪你自己的性格去吧！

不但悲劇是性格的悲劇，照這種說法，當然喜劇也是性格的喜劇了。然而，我們細

心一讀莎士比亞的作品，無論悲劇也好，喜劇也好，並不是劇中主人翁的性格在支

配着他的演成悲劇或是喜劇的，實際是另有原因，而且是必然的與偶然的原因，並

因與近因，社會的與政治的原因，種種原因構成了人間的悲劇與喜劇。當然，中間

也不能遺漏掉個人的原因的，但是這種個人的原因，必定要跟一般的原因結合起來

就以莎士比亞的初期多寫喜劇，後來多寫悲劇的道理，已經不難證明這並不是個人性格的問題而已。

那末，爲什麼大家要提出性格來呢？這也有它的道理的。

所謂文藝復興的，主要的現象之一，就是個人主義的抬頭。在中古時代的封建社會裏，只有封建的關係，所謂個人的，被嵌在封建的關係裏面，簡直就有些輪廓不大分明起來。平常看得見的是社會的地位，接觸到的是在某種地位下大體一致的共同信守，如像主人要高貴，下屬要服從，騎士要勇敢忠誠等等。等到封建統治的逐漸薄弱，封建關係逐漸鬆弛，而所謂封建道德的也逐漸破壞了，這時候才逐漸顯出個人的輪廓，個人的性格才逐漸分明，也就是說，個人在封建社會的籠裏孵化出來了，個人成爲一個單位，在社會裏有了地位，有了意義，有了作用。於是才有了所謂個人的性格，露出嶄新的頭角。

而同時，隨着封建社會的破壞，貨幣的作用也日漸抬頭，跟都市的壓倒鄉村一



樣，貨幣也逐漸代替了實物，這自然都是市民階級逐漸興起，應有的必然的結果。

這可以說是市民階級破壞了封建的統治，也可以說是新近發揮作用的貨幣在逐漸敲

碎封建的傳統，關係與道德。在初期，仿佛是風火大作，分不出是風助火勢呢，還

是火仗風威，只是一片紅光滿天，煙火瀾漫而已；同樣地，也分不清是個人在運用

貨幣，還是貨幣在支持個人，只是一團朝氣，隨處看見一種活力在充斥着新興的社

會，或者說是新興的都市，擴大各種關係，繁榮種種事業，都是一種新興的氣象。

這自然是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社會裏充滿了矛盾與衝突，也充滿了光明與希

望。個人在光明與希望的空裏活躍的，自然也充滿了喜劇的氣氛，當然並不一定

隨處都是喜劇。個人在矛盾與衝突的局勢下活躍呢，自然就產生悲劇了，當然這中

間又不一定沒有喜劇。而且，每次社會變革的運動，大都初期是在興高采烈地走着

上昇的路線，所謂衝突與矛盾的，都淹沒在光明與希望的熱烈追求裏邊，只有那站

在一邊，袖手旁觀的，或是從大流裏被擠出來擱淺在岸上的，像傑克 (Jacques)

（註一）之流，才會感到悲觀，作無病的呻吟，這就是身逢伊刺沙白納羅世的莎士比亞的喜劇，所由產生的條件。等到發展下去，所謂衝突與矛盾的，逐漸衝散了光明與希望，由晴時的陰雲，逐漸成爲半晴半陰的狀態，再進一步就是陰雲四合了。最常見的情形是滿懷着熱望，或是光明的理想，却找到形勢已非的局面前來，這時，不成爲漢姆列特，不演漢姆列特的悲劇的，能有多少呢？「時代是脫離了呢？」（註二）這並不是個人的性格問題。李耳王的性格是暴躁的，也因為他的暴躁，成了大錯，然而這個錯誤的演成那樣的悲劇，却並不能由他的性格來負責任。實際是，他的兩個女兒，在得到他的財產以後，爲的要鞏固她們的財產權，勢必要鞏固她們的統治權，才能保證她們的財產權不至於動搖。所以，才那樣無情地剝奪他的統治餘勢，把他的政治權力剷除盡淨而後已。就是他的暴躁性格呢，也並非天生如此，他是一向封建專制，絕對權威造成的結果。歷史上，專制君主，只要他有絕對權威，或自以爲有絕對權威的，有幾個不是暴躁的呢？逆龍鱗，捋虎鬚的，誰能不

領教一下的呢？暴，不暴與君主連繫在一起的形容詞嗎？

其實，不但沒有性格的悲劇，也沒有真正所謂運命的悲劇的。所謂運命的話，

只是在古代對於悲劇原因的一種解釋罷了。而這種解釋，雖然並非具體的說明，但隱約提到了一點邊際。運命，不過代表一種力量，一種支配力，使人演成悲劇的力量；只是，這種力量，到底是什麼？在古代就說明不來。無以名之，姑且假作運命罷了。至於性格的悲劇呢，就等於取消運命悲劇的一權。這是說，人間本無所謂悲劇或喜劇，這都是你自己製造的結果。世上也並沒有支配你的力量，使你造成悲劇的，這都怪你自己的性格不好，誰讓你是悲劇的性格呢？一個人的悲劇，就跟飛蛾的投火一樣了。一方面，彷彿非常乖離這個「人」，「人」就是自己的主宰；而反過來，却又取消了這個「人」的意義，因為所謂性格的，人都認為是天生這樣，人就不能改變它。中國也有「山河容易改，稟性最難移」的話的，若是人力能以改變性格的時候，豈不是就滅一定演悲劇了嗎？結果是替社會，替造成悲劇的原因，輕輕地卸去責

任來。是你自己這樣哭，或者加重說，是你自己要這樣，又怪得誰，或怪得什麼呢？

不過我們的學歐詩人，沙坪北亞呢，却自己在作說明了，他的雜典入台滿的悲劇，是黃金的悲劇。不但台滿的悲劇是黃金造成的，人世間的種種悲劇都是黃金造成的。野蠻蠻橫人的成長，同時黃金也爭得了支配的地位。它的勢力由都市侵到了鄉村，由新興的市民控制到了舊日的貴族，由世俗的範圍侵到宗教的國土裏去；它支配了交易買賣，也在支配道德與藝術，一切的情誼恩愛都變成了它的俘虜，血族的連繫被它給拆開了，封建的關係被它給打破了。在黃金面前沒有美醜，沒有善惡，沒有是非，沒有黑白，黃金是腿，可以代你走路，黃金是口，可以代你講話，黃金是力，可以代你完成一切；它就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有錢能買鬼推磨」，「有錢的

王八大三輩」，在黃金的面前，一切的地位和等級都被取消了，就一律平等。它可以完成喜劇，可以造成悲劇。它已經成了壓倒的勢力。事實上已經不是人在運用黃金，而是黃金在支配一切了。所以，在台滿的悲劇裏，有高利貸的元老院議員，也

有沒落的貴族，有拾別人的祭餘，逐漸爬上去的布倫；有軍人，有哲學家，有詩人，有畫家，也有幫閒，有娼妓，有商人，有強盜：這一切都在黃金的支配下，形形色色地演着他們的悲喜劇，醜劇，滑稽劇，好像一羣傀儡登場，一切動作，言語，喜怒哀樂，都是黃金在背後牽着綫的。在台滿盛時，就是在他有用不完的黃金的時候，一切都以他爲中心，彷彿是他在支配一切似地，實際是他的用不完的黃金在作主人；這時候彷彿就有情有義，有朋友，有聲勢，無人不有所求於台滿，無人不於台滿這裏有所得，也無人不自尊台滿若天人，就恭維奉承無所不至。等到局勢一變，就是台滿的黃金已經用盡以後，這時候才顯出一切的本來面目，而台滿的身價，好像金彈脫下來的空殼一般。不起一點作用了。這好像黃金就故意跟台滿開玩笑，也許覺得台滿過去仗着黃金的支持，造成了他在雅典的地位與聲勢，別人對他恭維不說，就是台滿自己以爲他本身有值得尊敬的處方了吧，於是把手一鬆，讓他倒下去，全雅典人也就都跟着對倒下去的台滿，踢他兩腳。這樣一來，也許黃金又覺得

有點不平。於是挺身而出。要爲台滿爭回這個場面。這等於黃金親身上台一顯身手一樣。讓台滿在想掘到掌櫃充飢的時候，却掘出了豐盛的黃金。這在黃金方面說，是顯爲狗朋友的。雖然他曾經拆過台滿的台。現在不又來爲撐他的台了嗎？但是這在台滿却實在寒。寒至。也紅澀之至呢！他已經分分明明，毫不含糊地感覺到。顯露出。他這個台滿並沒有半點價值。沒有絲毫用處。他從前的所以那願場面。而。那麼熱熱鬧鬧，那麼顯得聲勢赫赫，好像要不起的樣子。都不是他自己的地位。人格。道德。以及能力換來的，完全全都是黃金的拿他來作傀儡，借他來擺擺排場了。你想，他會不覺得通體冰冷。渾身戰慄的嗎？所以，黃金雖然又來光顧他，他隨可以狐假虎威地來大吐一口長氣，高抬一下眉毛，報報仇，洩洩憤了；給人情了他正可以設起牌位，來供養一下這位雖然拆過台却又幫他搭起台的朋友。黃金的呀，然而。他却沒有那樣「現實」。他不但痛恨在黃金的顛倒下面醜態百出的人類，也深爲痛恨這以人類爲傀儡的黃金，於是發出有名的對於黃金的詛咒。

殊。(註三)這實在對於黃金極盡了詛咒的能事，用盡了每一個詛咒的手段，應得黃金無窮財，說這無理可辯。同時也把黃金的意思和作用，給解釋得最晦明禡，最爲含糊本題了。他實在也可以說是黃金的知己朋友。假使黃金有知，必定會相視而笑。美派與悶巴的吧。這新派來大士一口氣，高說一不冒手，這時時，這時時，這時時從這裏，我們不難了解爲什麼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那麼毫不留情地將那封建關係及大對人的關係，只剩下了現金交易。爲什麼只有個人的打算，沒有最神聖的宗教熱情。沒有了騎士的義俠行爲，更不容許博愛的感傷主義的存在。爲什麼，這狗被火尊敬，受人景仰的各種職業，都被撤消了靈光圍。無論醫生、律師、牧師、詩人以及科學家等等，都只是黃金的等價物而已。一冊聖經，一部莎士比亞，跟一塊布，或是三雙鞋，在黃金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一個台灘，跟一個強盜，一個而僧在黃金面前，也並無差別。黃金，可以幫開台灘，是雅典人的基維，也可以幫開雅典人來對台灘輕侮；他可以幫開爲高利貸的楚老所倚據的元老院來壓迫，放逐亞

勒西巴地斯，他同樣可以幫助亞勒西巴地斯轉過來攻打雅奧城，逼迫元老們在他的幫助討饒。這就無怪台滿，在得到了大量的黃金以後，反而大罵黃金了。

五、

他認爲此種的理論，描畫出神聖的黃金，與世間非黃金，心對非黃金，社會非黃金，因他認爲黃金治滿祖視黃金，他粗咒了全人類，他憎恨着全人類，也憎恨着黃金。

然而他活滿想來，人類本身應該有他們的價值，人類互相間應該有他們的情義，特別對於所謂友情的他認爲，都應該是獨立存在的，他受到的什麼干涉，什麼別的什麼支配金，他承認血族的連繫，封建的關係，却更看重人對人的關係，對人應盡的義務，人對人的關係中間，建築在平等地位，患難相共，有無相通上的朋友，台滿

顯然是存舊的生活習慣與態度支配下，保持着封建時代的道德，也具有新時代光明時期的博愛友愛心情的的人物。他比安東尼歐（Antonio）（註四）有更重的歷史負擔，

却沒有安東尼歐那樣新的生活基礎，而所謂物質呢，已經不正在於以猶太人的姿



態出現。却高喊着死老院的餘席，成了當時社會的支配力量。這分明是資產階級階級的程度更淺的貴族。只是在勢將崩潰的現狀下，作着光明的美夢，而這時候的資產階級不但不取貴族化的路徑，反因貴族在非封建的社會裏，過着腐爛的貴族生活，而保持着敵對的態度，更向高利貸的方向發展。也可以說是前朝清教徒的遺孀願把財產在黃金拜物教的面前作犧牲，而誠心信奉禁慾福音的清教徒的必然傾向。在臺灣地雖腐化沒落而站在政治上層的遺族勢力作鬥爭。他們毫不留戀地向台滿討贖。雖然他們所討的債裏，實際就有台滿自己的金藏在內，他們利用高利貸的放債方式，先沒收可流轉的生活根基——土地，然後把他擠出雅典去。他們毫不留情地，因為亞勒西巴地斯的駭縱，跟他們的利害衝突，使他們無法執行他們維持安寧秩序的法律，放逐了他。這在台滿看來，都可謂惡劣不堪之至！然而，這些高利貸並不是沒有他們的前途的。不過，要等他們的實力，雄厚到能產生他們的派系克倫威爾，他們的詩人彌爾敦以後，才能完成他們的統治，建立他們的新的工業社會。就在當時的

在亞勒西巴地斯得到台滿黃金的援助，兵力的壓迫下，他們不得不暫時低頭；但是，亞勒西巴地斯，也不能不讓步，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社會基礎，轉而要取得他們的支持的。至於台滿呢，更只有帶着他的詛咒與憎恨，長埋在海濱，去聽海上的濤聲吧了！他當然不可能有安東尼歐那樣的前程；他的生活根基是土地，而安東尼歐的根基是海外貿易；土地抵押出去，已經不能再收回來，而海船遭風，終於會駛回來呀。台滿發出的詛咒，所以，只是舊時代臨死亡前的絕叫，也許可以使人聽了震驚一下的，但是，却抵擋不住新時代的鐵蹄，帶着血跡地從他的身上踐踏過去！

至於，這其間的詩人，畫家，哲學家等等，不過是在黃金的悲劇裏，作點綴的配角而已，雖然醜態可掬，使人厭惡，却無關大體，不足道了。

## 六

雅典人台滿裏，所寫的自然都是一六〇七年前後的英國社會情形，而故事却出

於紀元前五世紀後半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的雅典。莎士比亞一向都是採用歷史上的故事，來反映當時社會的情形的；就是他的所謂歷史劇，固然有人認為比歷史記載更有真實性，其實，也多是藉着過去的史實反映當時政治社會的情形，像利查第二的影射伊利沙白，就連伊利沙白自己都知道。所以，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裏，隨處都能看出當時英國社會的實況來。不過，莎士比亞也並不歪曲歷史，至於情節的有所變動，那倒是常有的事。他所採用的歷史事實，大致以「百年戰爭」時代的爲多；而「百年戰爭」的對法作戰，在英國政治社會上所有的意義，以及所生的影響，跟「玫瑰戰爭」的內戰，頗有可以類比的地方，這都跟莎士比亞時代的社會發展，足以互相印證。他寫歷史劇時，是用他當時社會的背景，表現歷史上的事實。所以，他的歷史劇是那麽生動，活現，而又真切。就是羅馬的歷史，像凱撒和安東尼等的時代，也都是歷史上的轉捩點，新舊勢力的推移期間。至於其他的故事，本來無關歷史的發展的，然而莎士比亞所採用的，也往往歷史與現實配合起來，不相矛盾的，

然而他却非常隨便地處理一些瑣細的情節。

我們現在還是回到雅典人台滿來吧。

在普魯塔克 (Plutarch) 的安東尼傳裏，簡略地連帶講到台滿的故事。他是一個厭世家，恨人者，平常最討厭跟人來往，但是却很喜歡亞勒西巴地斯，這爲什麼呢？他的回答是：亞勒西巴地斯會燬滅雅典。他也跟犬儒學派的亞庇曼塔斯來往，因爲他也玩世不恭的原故。有一天他居然登台講演了，大家非常注意，以爲他一定有什麼高論發表，他所講的却是他家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要砍掉，有誰不願意活下去的，快到那裏去上吊吧。這也實在是高論呀。最後，他自己先寫下了墓銘，立下了墓碑，自殺了。莎士比亞大概在寫 "Antony and Cleopatra" 時，注意到了這個故事；至於重新得到黃金，舊日追隨他左右的又都包圍上來，他對他們取嘲侮態度的，恐怕是取自 Livy 的一篇對話，台滿的吧。

亞勒西巴地斯是歷史上的人物，在伯羅奔尼撒的第二期戰爭裏，演着非常重要

的脚色。他的進攻雅典也是歷史上的事實。

在前五世紀末時的雅典，正當培里克里斯的極盛時代以後，雖然進行着對斯巴達的戰爭，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而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就非常劇烈，非常顯著。正是亞利士多法尼斯 (Aristophanes) 的喜劇，非常辛辣的諷刺時代，而盛極一時的悲劇時代也剛剛過去。社會上，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氏族社會已經崩毀，以財產關係為基礎的城市國家建立以後，貨幣的勢力正在抬頭，在製造種種的罪惡。所以，在莎士比亞的雅典人台滿裏所表現的情形，就是對於雅典的當時社會，恐怕也正有着幾分真實性的吧。這也可以證明莎士比亞對於歷史的了解，對於社會的認識，實在不限於如一般所認為的那樣一位詩人。這種處理歷史題材的態度與手法，也正有我們可以借鑑的地方。

台滿，無論是在紀元前五世紀末的雅典，還是在十七世紀初年的英國，都注定了他只有死滅的一條道路可走的。這並不能就認為是莎士比亞的絕對悲觀，徹底厭世

不過，就在藝術的國土裏，也一樣在黃金的面前醜態畢露，甚至用自己的藝術來勾畫出自己的醜臉，如雅典人台滿裏的詩人，畫家所做的那樣，會使莎士比亞感到痛苦，感到憤恨，感到厭惡，也是當然的吧！這不用等到清教徒的壓迫，封閉戲院，而伊利沙白時代作家輩出的文藝活動，也走到它的末路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

註一：傑克，是莎士比亞的喜劇，如願中的一個人物。

註二：見漢姆列特第一幕第五場。

註三：雅典人台滿第四幕第三場，這段詛咒黃金的台滿獨白，曾被資本論的作者，

兩次引用。一見於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一見於哲學

經濟手稿內，（中文譯本「科學的藝術論」，第三部，貨幣的為造力——貨幣

●(左傳)中之「水」字，向來通「水」字。其說即在此。

註四：安東尼歐 (Antonio) 及下文的 *Skybot* 都是威尼恩商人裏的人物。

相三：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四：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五：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六：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七：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八：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九：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十：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十一：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十二：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相十三：據其人自稱，因事發三變，影克爾聖黃金由南極向一會，其本高兩升者。

普濟平，並下郵與報。

### 說 明

台滿，是雅典的一位要人，曾經立過功，從敵人的手裏，救出來雅典。他有地位，他廣有錢財，他的土地就擴展到拉栖地蒙 (Laconia) 的邊界。他慷慨好施，仗義疏財。他整天都被雅典人包圍起來，座上客是常滿的。他隨便就給人幫忙，隨便就送人東西，就是珠寶之類都由他的箱子裏，帶到他的客人身上去了。但是，等到他的財寶用盡，土地押完的時候，就被他的債主逼得不能喘氣。而且，被他派出去請求幫助的僕人，就沒有一個不是空手回來，沒有借到分文，却看了許多臉色，受了許多侮辱。他氣憤不過，於是用熱水代替食物，大擺宴席，又把那些無情無義的人們請來，都被他當面痛罵一頓，並且把熱水潑在他們的頭上。

他從此離開了雅典，離開了他憎恨的雅典人，跑到雅典附近靠近海濱的森林裏去。但是，在他要掘到草根充飢的時候，却掘出了纍纍的黃金。這時候，正趕上亞



勒西巴地斯帶領進攻雅典的隊伍，從這裏路過，他隨身還有兩個妓女。台滿送給他們許多黃金，爲的是要亞勒西巴地斯攻下雅典，不分男女老少，十中抽一地大行劫戮，叫兩個妓女用梅毒去禍害各色的人等。隨着台滿有大量黃金的消息一傳出來，從前追隨他的人，又都一個一個地圍了上來。還有幾個強盜也來光顧了他。這中間，顯得最醜的是一位詩人，一位畫家；被他罵得最挖苦的是犬儒學派的哲學家，亞庇曼塔斯。只有他的管家，弗雷瓦斯，始終對他忠實；就是他的其他僕人，也並不怎樣天壤。過去，跟他來往最密，後來也逼債最緊的，是雅典的元老院議員們。但是，現在，這些元老們却因爲亞勒西巴地斯的威脅，跑來卑詞厚幣地懇求他回到雅典去主持一切了。這當然遭了他的拒絕。他已經預備好他的墓銘與墓碑，從此，與他所憎恨的人類長別了！

亞勒西巴地斯並沒有聽台滿的話，去屠殺雅典人，却跟元老院議員們妥協，帶着和平，進了雅典城。

# 雅典人台滿 (Timon of Athens)

## 劇中人物

台滿：一位高貴的雅典人

留細阿斯 (Lucius)

留庫魯斯 (Lyncus)

閃普羅聶斯 (Sempronius)

……諂媚的貴族們

樂提達斯 (Ventidius)：台滿的假朋友之一。

亞席曼塔斯 (Apemantus)：一位俗鄙的哲學家。

亞勒西巴地斯 (Alcibiades)：一位雅典的將領。

弗雷瓦斯 (Flavius) ··· 台滿的管家。

留西利阿斯 (Lucilius)

弗雷麥納斯 (Framnus)

··· 台滿的家僕。

塞爾維拉斯 (Servilius)

卡菲斯 (Caphis)

菲婁塔斯 (Philotus)

台塔斯 (Titus)

··· 台滿的債主們的家僕。

留細阿斯 (Lucius)

赫爾騰夏斯 (Hortensius)

樊提達斯的家僕，以及瓦羅 (Varo) 和伊塞豆爾 (Isidore) ··· 台滿的兩個債主的

家僕。

三位生客。

一位雅典的老人。

一位僮僕。

一位幫閒（即傻子）。

詩人、畫家、寶石匠、以及商人。

弗立尼亞 (Phrynia)

台曼得拉 (Timandra)

亞勒西巴地斯的情婦。

貴族們，元老院議員們，軍官們，士兵們，盜賊們，和隨侍等。

假面舞中的愛神 (Cupid) 和亞馬孫們 (Amazons)。

### 背 景

雅典及附近的樹林。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飛鳥入林... (音)

第一幕

第一場 雅典·台滿宅內的一間大廳。

〔詩人，畫家，寶石匠，商人以及其他人等，從各門上。〕

詩人 你好呀，先生。

畫家 託你的福啦。

詩人 許久不見啦。天下大勢如何呢？

畫家 老太太過年，先生，就一年不如一年的。

詩人 是啊，那是早就知道的啦；可是有什麼特別稀罕的嗎？有什麼新鮮的，就未

之前開的嗎？——看哪，恩惠的法術呀，你的法力就把這些精靈都給拘到場啦

●——我認識那個商人。

畫家 他們兩個我都認識的；那一個是個寶石匠。

商人 哈！真是一位有身價的大人。

寶石匠 這還不算的，他就說一不二。

商人 世上最少有的人哪，彷彿，他就知道作好事，永遠作好事的。

寶石匠 我有一塊寶石在這裡——

商人 噉！請你，讓我們見識見識吧：獻給台滿大人的嗎？先生？

寶石匠 若是他出到了價錢的話：不過說到——

詩人 「當我們爲得報酬就讚美了惡的時候，

在那宜於歌詠善的妙句裏的

那種榮光就受了污染。」

商人 「看着寶石。」款式真好。

寶石匠 成色也高的：你看吧，這就放光的。

畫家 先生，在你的作品，——你呈給這位大人的獻詩裏，你就聚精會神的呀。

詩人 這不過是我隨隨便便信筆寫來的一篇東西。我們的詩好比是一種樹膠，它在

那裏滋生，就從那裏滴流出來：打火石裏的火是不打不出的；我們的詩情却不然，它自己就會激發起來，又好比水流一般，每次衝激到岸石啦，反而飛流得

更快的。——你那是什麼？

畫家 一幅畫像的，先生。你的大作，什麼時候發表呢？

詩人 緊跟着我的呈獻就發表啦，先生。讓我們見識一下你的畫像吧。

畫家 這是相稱的一幅呢。

詩人 正是呢：這就畫得很成功，很出色的呢。

畫家 平平常常吧。



詩人 高妙得的很哪！這份儀態該怎樣說出他自己的身分呀！這份眼睛該放射出什麼樣的一種威光呀！遠大的想像，在這片嘴唇上，該怎樣地移動啊！對於這種無言的姿勢，你就能做出說明來的。

畫家 這是活人的一種很難的臨模呢。妙處就在這種地方的；過得去嗎？

詩人 我要說，這就巧奪天工的：跟自然爭勝負的技巧，活在這些筆法裏了，比活人還要活些的呢。

「一些元老院議員們上場，從舞台上走過去。」

畫家 這位大人該有多少人跟在後面跑的呀！

詩人 都是典雅的元老院議員們呢：幸福的人哪！

畫家 看吧，還有呢！

詩人 你看見這洪水一般的賓客，都奔流到這裏來啦。——在這篇拙作裏，我描畫

出一個人物來，現世界就用最豐盛的接待歡迎他，擁抱他的。我的奔放的流向言

並不在任何個人的身上停留，只是在一個廣闊的蠟海（註一）裏自己移動。在

我的行程裏就沒有精準的惡意染壞了一字一句的呢；但是却是一隻鴛鴦啊，飛

一個大胆，直前的高飛，在後面並沒有途徑留下。

畫家 我要怎樣才會理解你的呢？

詩人 我就要說給你聽的。你看見台滿老爺了吧，該有多少人對他獻出他們的殷勤

呀，各種身分的，各種性情的，抽煙滑舌和機變詭詐的，就跟慎重和嚴肅的

一樣。懸在他善良、親切天性上的他的巨大財產，就任他的仁慈和關切來使用立

，而且征服各種各樣的人心。是呀，從看人顏色的諂媚者到亞庇曼塔斯說起

着亞庇曼塔斯來，還有什麼比痛恨諂媚，再使他喜好些的嗎？然而就是嗎？都在了

畫 台滿老爺的面前低下他的膝蓋。在台滿的點頭下心平氣和地滿載而歸。

畫家 我看見了他們在一起說話呢。

詩人 我夢想：運命女神在一座高高而又嶽峽的山上，登了寶座，山脚下排列了

各種身價，各種天性的人物，都在這湖大地的胸懷上面辛苦勞動，以增殖他們

的財產：在所有，他們的眼睛都定在這位敬尊神身上的中間，我把其中的一位

，代表台滿老爺的人身，運命用她象牙般的手招呼他到她那裡去，她的當前的

愛寵，使他的敵人都變成他當前的奴隸和僕人了呢。

畫家 這設想的其中有一呢。這個寶座，這位運命女神，和這座山，以及一位在下邊

其餘的中間被招呼的人，對陡峭的山，低着他的頭，爬到他的幸福上去，我以

為，在我們的藝術（註二）裏一定會表現得很好的呢。

詩人 這還不算，先生，先聽我說下去。到最近那些跟他地位相等的了這有些其他

地位高些的人，就全都緊緊地追隨他的大步，他的精神就充滿着這些人，這

的人們，把崇拜或是犧牲的私語傾瀉到他的耳朵裏去，就是他的鞍轡都弄得神

的人們，把崇拜或是犧牲的私語傾瀉到他的耳朵裏去，就是他的鞍轡都弄得神

聖起來，而且裏通過他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畫家 是呀，當然地啦，那又怎麼樣呢？

詩人 一到運命女神，在她心情的轉移和改變下，踢倒她以前的愛寵的時候，所有

他的依附者，甚至匍匐在地，隨他努力爬向山頂的，都讓他滑跌下去，沒有一

個人伴隨他跌落脚步的呢。

畫家 這是很普通的呢：我就能給你看上千幅的寓意畫，每幅都會顯示運命的這種

急劇的打擊，比文字更為有力。然而，為的要叫台滿老爺明白：卑賤的眼光所

看見的就腳在頭上，你却做的很好呢。

（鳴奏喇叭聲。台滿老爺上，對於每個有所請求的，都很懇切地應答：一個從樊提達

斯那里來的送信人跟他談着話；留西利阿斯和其他僕人都跟在後面。）

台滿老爺：（對送信人）這封信是給誰的？

送信人：（遞信）是給台滿老爺的。

台滿 他被監禁起來了嗎，你說？

送信人 是的呢，我的好老爺。他的債務是五「太蘭特」(Talent) (註三)，他的財產差得最多，他的債主們逼的最緊：他希望大人寫信給那些把他關起來的人的；沒有你的出面，他的安樂生活就滿限了呢。

台滿 高貴的樊提達斯嗎！好的；我並不是那類的羽毛呢，當我的朋友非需要我不可的時候，却把他給抖掉。我知道他是一位很值得幫助的上流人，他就應該得到它的：我要付出那筆債，使他得到自由。

送信人 大人就使他永遠都要感戴的呢。

台滿 請代我向他致意吧。我就會送來他的贖金；得到開釋的時候，請他到我這裏來。只是幫助軟弱的人站起來，這是不夠的，以後還要支持他才行。再見。

送信人 大人萬福。

【下】

聖書卷一 而且更嚴懲於六到聖經自由與空際。

台滿

（口）誰呀！誰呀！

青春胡洪官送劉學安。

樂典差人

台滿老爺，你聽我說，

台滿 隨便說吧。好老伯伯。

雅典老本，你查查個僕人，叫作留西利阿斯的。

台滿 我沒有這樣的個的；他怎麼樣呢？

雅典老本，你查查個僕人，叫作留西利阿斯的。

台滿 他在這里侍候沒有呢？

留西利阿斯的在這里，侍候老爺。

雅典老本，就是這個奴才；台滿老爺，這你的家本，

昨晚常到我的家去，

台滿人，要強捧盤送碗的高出一等才行。

台滿人好的很；此外還有什麼呢？」

雅典老人：「我只有這一個獨生女兒，別無親眷，我要把我歷年的積蓄都傳給她；這筆錢她孩子是很美的，算是最年輕的新娘子呢。我曾經，出最高的代價，把她教養成最好的才藝，你的這個人，在極力博取她的愛情；我請求你，高貴的大人，台滿跟我一同禁止他的再到她那里去求愛吧；我一個人的話，說了就不中用。」

台滿：「這個家人是很忠實的呢。」

雅典老人：「所以他就應該忠實的啊。台滿：他的忠實要在忠實裏褒賞他才對；不應該拿我的女兒來作獎品呀。」

台滿：「她愛他嗎？」

雅典老人：「我的女兒年輕，容易動感情的；我們自己以前的熱情很教我們知道，在

青春時期有多麼輕舉妄動。」

台滿：「對爾爾和爾斯。」你愛那個姑娘嗎？」

路西利阿斯：「是的，我的好老爺，她滿口接受了我的愛。」

雅典老人：「她的結婚要是不得我的許可，我喊天神作證，我要到乞丐堆裏去挑我的繼承人，就把她的一切都給養個精光。」

台滿：「要是把她配給一個地位相當的丈夫的話，你怎麼陪嫁呢？」

雅典老人：「眼前先陪送她三斗麥，將來呢，就全部都是她的了。」

台滿：「我的這個侍僕時候我已經很久囉；我願意盡點力量幫他成家立業的，因為這人對人的一種應盡之分呢，把你的女兒嫁給他吧；你陪送什麼，我在他這方面就給配土什麼，使他跟你的女兒相等起來。」

雅典老人：「最高貴的大人，關於這件事，你肯給我保證，她就是他的啦。」

台滿：「我給你保證的，我一應許了，就一言為定的。」

路西利阿斯：「我就五體投地感謝大人呢：這一生一世，我的一切地位和財產，就沒有一樣不欠你的恩情的呢！」



我這一料不欠你這恩德

留西味阿漢，留西利阿新和雅典老人同下，一畫一畫，一畫一畫，一畫一畫，一畫一畫。

台請 你請心對稱的，每一畫一畫，一畫一畫。

無非大人請貴晚我的勞作吧，願大為長命百歲！我這畫，就這畫，就這畫。

台爾你我謝謝你，你馬上就會聽到我的回語的：不要走開。——你手裏那是什麼呢

某人我的朋友，你這畫，就這畫，就這畫，就這畫，就這畫。

台畫家非是長幅繪畫，這我請求大人聽下。這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無非畫人繪圖是歡迎的，繪畫差不多就是自然的人，因為能從聯屢蹈人的本性交接以

台請 樣是他就只是表面的了呢：這些畫的物呢，却正跟畫出來的一樣。我愛好你

這些作品像你就會知道我愛好它的：等一等，等到你聽到我的後話為止。

無非家人神像護你吧，這畫，就這畫，就這畫，就這畫，就這畫。

台會滿同像好先生：把你的手伸給我吧，我們一定要在一起吃飯的。先生，你的寶

亞庇曼已經有人鑲啦。

寶書匠 爲什麼大人不鑲呢？

亞庇曼 不過是一種鑽美的飽滿吧了。我要是就照它被激賞的那樣付你錢，那一定就

台新 整個把我給瓦解了的。

亞庇曼 這是要看賣給誰來估定價值的：而且你十分知道的，同樣價值的東

台新 西，屬於不同的所有主，就拿它的主人來判定它們的價值，你相信吧，親愛的

老爺，這實在你一帶上，就把它的價值給抬高啦。

亞庇曼 說得真好。

台新 果然的，我的好老爺；他說出一般的意見，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樣的说法。

寶書匠 對哪！他到這里來啦。你願意挨他的罵嗎？

寶書匠 好！願意受罵。

【亞庇曼塔斯上。】

寶石匠 我們願意忍受的，跟大人一起。

商人 他就誰都不會放過的。滑爾意來亞的器調。

台滿 祝你早安。溫和的亞庇曼塔斯。——歡迎見。河春的人器調。——新南結去。

亞庇曼塔斯 直到我是溫和的為止，你就等候你的早安吧；——那時候，你就是台

滿家的狗，這些壞蛋們也就都是忠實的囉。

台滿 你為什麼叫他們作壞蛋呢？你就不認識他們的囉。

亞庇曼塔斯 他們不都是雅典人嗎？——而且滑爾意來亞的，同新南結去。

台滿 是啊。

亞庇曼塔斯 那麼我就並不失言囉。

寶石匠 你認識我嗎，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你知道我認識你的；我都叫得上你的小名來。

亞庇曼塔斯：你太高傲啦。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就沒有什麼事情像我不跟台滿一樣那麼能叫我驕傲的了。

台滿：你現在要到那兒去呢？  
亞庇曼塔斯：藉人！

亞庇曼塔斯：我要去把一個忠實的雅典人的腦子給敲出來。

亞庇曼塔斯：你這犯死罪的一對穢行為呀。亞庇曼塔斯：你這人不要那麼費一文錢與我。

亞庇曼塔斯：正對呀。假使什麼罪都不犯，我在法律上就算是死罪的話。

台滿：你以為這幅畫怎麼樣呢。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最好不過啦。因為就天真得很。

台滿：他不是很費苦心地畫他的嗎？

亞庇曼塔斯：製造這位畫家的，他就更費苦心。然而他却只是一件丟臉的作品。

畫家：你真正是一條狗。（註四）

亞庇曼塔斯：你媽是我的同種。我要是一條狗，她是什麼呢？

亞瀨曼傲：「意跟我一道吃飯嗎，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不！我就不吃老爺們。」

亞瀨曼傲：「是嚟，誰說了你一定要觸怒太太們的？」然而此時只是一片空靈的靜。

亞庇曼塔斯：「對呀，她個咗老爺們；於是她們才大肚子的呀。」

亞瀨曼傲：「那是一種激發你想法的。」

亞庇曼塔斯：「你個懶才懶才，拿這當做你的分曉了。」

亞瀨曼傲：「你以為這塊寶石怎樣呢？」亞庇曼塔斯：「這塊生熟其長其圓其方。」

亞庇曼塔斯：「海沒有那麼撲素無華，就到了叫人不值破費一文的程度。」

亞瀨曼傲：「你想這值多少呢？」亞庇曼塔斯：「這值多少。」

亞庇曼塔斯：「就不值得我的一想的。——怎麼樣啊，詩人！」

亞瀨曼傲：「做甚麼樣啊，哲學家？」亞庇曼塔斯：「這不值言說，一無抵強，強把詩人嚇怕了。」

亞庇曼塔斯：「高爾基說啦。」

詩人 你不是一個哲學家嗎？

亞庇曼塔斯 是呀。

詩人 那麼我就並非說謊啦。

亞庇曼塔斯 你不是一個詩人嗎？

詩人 是呀。

亞庇曼塔斯 那麼你就說謊啦：看看你最近的作品吧，在那裏你就把他給捏造成一

位有價值的人物。

詩人 那並不是捏造；他是那樣的呀。

亞庇曼塔斯 是呀，對於你，他是有價值的，你爲他作了詩，他就付錢給你，喜歡

受恭維的，對於恭維人的是有價值的呀。啊，假使我要是一位老爺呀！

台滿 那麼，你怎麼着呢，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正就像亞庇曼塔斯現在所作的一樣呢；就從心裏憎恨一個老爺。

台滿 什麼，恨你自己嗎？

亞庇曼塔斯 是呀。

台滿 爲什麼呢？

亞庇曼塔斯 因爲要是一位老爺，我就沒有喜模怒駕的那份才情了呢。——你不是

一個商人嗎？

商人 是呀，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若是諸神不願意的話，就叫買賣毀滅你吧！

商人 若是買賣做到的話，諸神也就做到的。

亞庇曼塔斯 買賣就是你的天神，你的天神也就毀滅你的呢！

商人 嗚呼吹奏。一僕人上。

亞庇曼塔斯 是呀。

商人 你不是——

台滿 爲什麼吹喇叭呢？

僕人 是亞勒西巴地斯，還有二十騎兵都是他那幫的。

台滿 請，接待他們，領他們進來。

【幾個隨侍下。】

台滿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吃飯的。在我還沒有酬謝你以前，千萬不要走開；**躡到吃過飯以後，再給我看這幅畫。——看見諸位我真歡喜不盡。**

亞勒西巴地斯跟他的一幫人上。【亞勒西巴地斯跟他的一幫人上。】

歡迎之至的，先生！



亞庇曼塔斯

瞧瞧，瞧瞧，你就瞧瞧吧！叫你們的骨頭節，那麼一屈一折的，就疼痛的縮緊、麻痺了吧！因為在這些甜言蜜語的壞蛋心裏，和這一切的禮節中間，一定

不會有多少情愛的呀！人類的子孫，就都退化成拂拂和猴子了呢。

亞勒西巴地斯

先生，你已經救了我的渴慕，使我得最為飢渴地飽餐你的顏色了

呢。

台滿

正歡迎的，先生！在我們分手以前，我們要在各種快樂裏，要分得一分充分的

時間。你請，讓我們進去吧。

【除亞庇曼塔斯外，全下。】

【兩位貴族上。】

台滿

兩位貴族上。

台滿

兩位貴族上。

兩位貴族上。

第一貴族 現在什麼時候啦，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是要忠實的時候啦。

第一貴族 那種時候，始終都在侍候的呀。

亞庇曼塔斯 你就越發該詛咒啦，你就始終都錯過去了呀。

第二貴族 你是去赴台滿老爺宴會的啊？

亞庇曼塔斯 是呀；去看飯菜填飽壞蛋們，酒灌醉胡塗虫們的。

第二貴族 再見吧，再見吧。

亞庇曼塔斯 你就是一個胡塗虫的，跟我告別兩次。

第二貴族 那為什麼呢，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你就應該給自己留下一次的，因為我就什麼都不打算給你的。

第一貴族 你就拿根繩子吊死吧！

亞庇曼塔斯 不，在你的命令之下，我是什麼事情都不願意做的：向你的朋友發出

亞里曼特其 你的請求吧。

第一貴族 去你的吧，瞎咬一陣的狗！不然我要把你給踢開的。

亞里曼特其 亞庇曼塔斯 我情願像一條狗一樣，逃開一條腿的後腿的。

亞里曼特其 再見吧。再見吧。

第一貴族 他就跟人情作對頭的。來吧，我們要進去，領受台滿大人盛情的嗎？他

第二貴族 的待人之厚就恩至惠盡了呢。

第一貴族 他家：沒有禮物他不加七倍地還答的；沒有送給他的贈品，他不給贈送人孳生

西里曼特其 超出一種報答——超出一切還禮慣例以上的報答呀。

第一貴族 他就有那種永遠支配人類的最高貴心情的呢。

台辭  
第二貴族 但願他長在幸運裏生活吧！我們要去進去了嗎？

第一貴族 我要跟你一道的。到這賊窟吧。

第二貴族 自由和、好景無幾、恩惠、悲劇、我更在短縮這道內、悲劇

長其悲劇。出至的悲劇、又合舞會下、規畫、樓欲消滅這道內、由消內

樊巽蓋祺 其於榮由台辭、請中悲劇意此、悲劇了與父歸由匪了半路、此由言與去

註一：古代用尖筆在蠟板上寫作，所謂「蠟海」就是作品。

此語無不指與說者、蓋後本意指畫家的本行、而後論的、高氣不高與此並來。

對辭者太蘭特（西語）：此皆皆、粉值其千四百餘元美金。

註二：亞庇曼塔斯是火雷學派的哲學家、由家、他在嚇嚇人時、類別人也就拿狗的

（Cynic）形容詞來嘲罵他。

第二貴族 今立爾、台辭字內由一問大容讓裏。

第二場 全前場。台滿宅內的一間大客廳裏。

(Caird) 派普爾來喚凱曼。

【雙料米德高聲地吹着黃昏的風，從窗簾的褶處溜了出來。飛雲亞斯利和其他僕人們侍候着。候禮之吉海倫那入亞勒西巴地那。貴族們都不在。凱曼和侍從們上

場。然後西虎曼塔切才落在最後的。只見他自滿地滿臉不高興地進來。】

第一。古丹田尖筆由傑謝士寫。祝臨一最前。就是如此。

樊提達斯 最尊榮的台滿，諸神很滿意地，想起了我父親的到了年紀，把他召喚去

長期安息啦。他死的很幸福，又給我留下了財產：對於你慷慨的胸懷，由你的

幫助我才得到了自由呀，我是理應知恩報德的，那麼，我現在就歸還你的那些

「太闊特」再拿感激和效命，使之加倍吧。

台滿「啊，千謝不要吧，忠實的樊提達斯，你誤會了我的好意；我時時都不求報答

地施與；要是也接受的話，就沒有什麼人能真正地說是他施與的：假使比我們

地位高的，玩那套把戲，我們當然不敢學他們的榜樣；要知道，有錢的人，就

是有什麼缺點，也是不礙事的呀。

樊提達斯：真是一種高貴的心情呢。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亞烈曼：是嗎？

我的財富在我的面前是更受歡迎的呀。

亞烈曼：是嗎？



台滿 我就不管你是爲什麼來的；你是一個雅典人，所以，就歡迎。我自己一定沒

有那樣力量，讓我的飯菜叫你再講話吧。

亞庇曼塔斯 我就不稀罕你的飯菜呢；它一定會把我給噎住的，因爲我就永遠不會

奉承你。——諸神啊！該有多少人吃台滿吧，他就都看不見他們呀。眼看這樣

多的人，在一個人的血裏，浸他們的血，真可悲呢；最瘋狂不過的是這個人他也

鼓勵他們。我奇怪：人對人就敢推心置腹的呀；我覺得請客的時候就應該不要

他們帶刀子來；（註二）這於主人的食物有利，於主人的生命更爲安全。這就

隨處都是例證；現在坐在池下首的那個傢伙，跟他分麵包，對着杯祝他的健康

的，就是一動手就會殺了他的人；這早就有了證據的。我要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啊，我一定會不消在乾飯的時候喝酒；怕的是他們看出我喉管的危險徵候；大人

要喝酒，一定得把他們的喉嚨武裝起來才行。

台滿 大人，打打氣；我們要每位都喝一杯，來祝健康吧。



台辭 第二貴族

好，大人，我們就從這面，順流下去吧。

亞庇曼塔斯 就從這面順流下去嗎！好傢伙！他真善於隨潮起落的呢。他們的健康

會使你和你的財產都帶病容的，台滿。（註三）這是要殺人都殺不死的，老實

的水呀，決不會把人給陷在泥裏的：這就和我所吃的（註四）是同等的東西，

分不出誰優誰劣來：爲的向諸神表示感謝，特意設宴，是太誇張了呢。

不朽的神啊，我並不希冀財寶；

除了爲自己，也並不爲他人祈禱；

但求我永遠不要這樣迷症，

由於海誓山盟就信託別人；

因爲她的哭泣就信一個娼妓；

看他像是睡着了就信一條狗子；

台辭 看他像是睡着了就信一條狗子；

官相信一個看守會給我自由……

……

……

……

……

白話

【吃而且喝水。】

……

但願這能使你的精神，精神起來吧，亞庇曼塔斯呀！

亞勒西巴地斯將軍，你的心正在沙場上呢。

亞勒西巴地斯 大人，我的心時時都在聽你呼喚的呢。

亞勒西巴地斯 你這位朋友的中飯還不如拿敵人來當一頓早點的呢。

亞勒西巴地斯 因為他們是正流着血地那麼新鮮的，大人，就什麼肉都比不上：我

亞爾蘭最好的朋友來參加這樣的此種盛會。大人，露絲因路其不士。

亞爾蘭塔斯：那麼，但願那些獻媚奉承的嘴臉都是你的敵人吧，那麼你就可以把

亞爾蘭都殺掉，把我也請去大吃一頓。

第一貴族：但願我們能有那種幸福吧。坎坎，你地有一回，要用到我們拿出真誠來

，因此，我們可以把自己的熱誠表現出來。我們就一定永遠都自己認為滿足了呢。

台滿：啊！沒有疑問地，我的好朋友們，天神們早已經規定好啦，我要從諸位那里

得到很大幫助的：不然的話，你們怎麼會做了我的朋友呢？要是我們並不真正

知心的話，為什麼在成千的人裏，諸位特別有那個親愛的稱呼呢？比你們為你

們自認所能謙遜地獎勵，我關於你們更多地告訴過我自己；我也一直就證明給

你們啦。天神啊！若逢我們永遠沒斷需要他們的時候，我心裏想，我們還需要

有朋友幹什麼呢？假使他們永遠對於我們無用，他們就是最不必要的活東西，

也就一定最像悅耳的樂器放在匣子裏懸起來，把聲音留給它們自己聽啦。所以

台滿 我會經常地希望我自己更窮苦一些吧，我就可以跟諸位更來得接近一些啦

對人 我們都是生來就要對人有些幫助的；除掉我們朋友的錢財，還有什麼我們更

台滿 能恰當地叫作我們自己的呢？啊！有這麼多，像弟兄一般，錢財都彼此不分，

對人 自由使用的朋友，這是多麼足以寶貴的安慰呀。歡悅啲！在還沒有歡悅起來以

前，就已經消滅了呀。我的眼睛，就不能去掉淚水的，我認爲：忘掉我眼睛的

失態吧，我爲諸位舉起杯來啦。

台滿 亞庇曼塔斯 你就哭了起來，使他們喝酒的呀，台滿。

台滿 第二貴族 歡喜，在我們的眼裏，也懷了同樣的胎，就在那個瞬間，也像一個嬰兒

一般掉了出來。

台滿 亞庇曼塔斯 哈，哈！一想到那個嬰兒一定是個私生子，我大笑了呢。

台滿 第三貴族 我老實對你說吧，大人，你很感動了我呢。



「阿娘，愛你媽比我的娘。且。且。門門為德善善才去的大國，阿娘就阿娘再求。」

「阿娘，阿娘，你別去別！這真由我這德善善才去的大國，阿娘就阿娘再求。」

邱比德受你發敬五尊貴的岳滿。以及在座領受他的恩惠的諸位！最高貴的玉環盛座。

竟都承認你戀它們的情意。也都要出自本願地來對你慷慨的胸懷祝賀的呀。耳。

宋味，阿娘，你從你的鼻面起來使你滿足了。這些貴婦人只是本願地你的眼。

福吧！阿娘，你從你的鼻面起來使你滿足了。這些貴婦人只是本願地你的眼。

台灣，讓遊歡迎，讓她們受親切的接待。奏樂。作為對她們的歡迎吧。阿娘，你從你的鼻面起來使你滿足了。這些貴婦人只是本願地你的眼。

【邱比德下。】

第一貴族 看哪，大人，你是多麼廣大的受人愛敬呀。

第一卷 希臘 大衛 荷馬 亞里士多德 亞當 夏娃

【音樂。邱比德再上，後跟着一隊戴亞馬孫（註五）假面的貴婦人們，手裏拿着琵琶，  
【一邊跳舞一邊彈奏。】

台 亞庇曼塔那 啊呀！那裏來的這一陣空擗擗呀！她假跳舞呢！她倒簡直是瘋女人的

頭。人世的一種場面就都是發瘋的一樣呢，只要一點點的點綴的，却這樣的鋪排

起來。我們是受強瘋作傷地尋求歡笑，隨便悲劇人教為只視他們健康，把去

費的淚呀，等到他們的衰老，又把這跟怨毒和嫉恨，一起嘔吐出來，讓一坐在櫃不

出，對受過嚴懲或正受毀謗，誰誰死不埋他們朋友的贖品，蓋上！踢他們的三腳，到

他們的墳墓裏去呢！我真怕那些現時在我面前跳舞的，有一天要在我的身上踐

腳，要例子多得很多的。人們就對着落下去的太陽，關起他們的門來。

「貴族們離開桌子，對台滿十分尊敬地禮拜着；而且爲了表示他們的愛，每人挑出一

個戴亞馬孫假面的來，一男一女地，全都隨雙管木笛跳一兩曲豪華的旋律，然後停止

舞。長官們和客人們永遠不會因爲戲的小惡後弄弄悲劇的。

謝。謝憶起希羅東的望。苔長船與遊的語。可善的長。恩惠的對面轉到育翅

台滿 對美屬的太太小姐們呀，你們倆我們的遊樂十分生色，在我們的酒席筵前給創

雷正其一個優美的先例，這原來就沒有了一半這樣美，這樣親切有味，你們倆連上

台滿 總添表價儉和妝彩的哩，就用我自己設計的遊戲來款待了我呀，這我是要感謝你

恭雷天憐的呢。

台滿 貴嬌，大人，你就取我們最好的地方的。

亞庇曼塔斯 對的呀，因爲最壞的地方是污穢的；我恐怕，也就一定不足取啦。

台滿 太太小姐們，看！真不成名堂的酒席侍候諸位：請你們自己開懷吧。

全體貴婦 感謝之至的，大人。



全盤皆談 風擺交至的。大人。

台滿 亞比律和貴修停上。這一個台滿前新派有幾語的。請於自己開張。

亞比律和貴修 這台滿。相公最難的戲衣是河海。這台滿。忠德一家不與相。

台滿 弗雷瓦斯人。他這來得這戲衣。

弗雷瓦斯 大人！

台滿 抱本珠寶匣給我拿這里來。這台滿自己這信。這台滿來這信了。這台滿。這台滿要這信。

弗雷瓦斯 大人。他是珠寶！他一高興，誰也不能取消他的。若不是

這樣，我要好好告訴他，說真的吧。我早應該的，等到什麼都浪費完啦，那時

候，他就該希望被取消啦，若是做得到的話。可憐的是，恩惠的後面就沒有眼

睛呀，要是眼睛，人就永遠不會因為他的心腸好弄得悲慘的啦。

台滿 這台滿這面而來。一長一文紙，全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

【下】 這台滿這面而來。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這台滿。

第一貴族 及我僕的人在那哪？

僕人 在這呢，大人，都預備好啦。

第一貴族 看我們的廚師不曉得煮飯嗎？

甲。

台詞 廚師會起薪再上，帶着銀兩呀，再那有銀兩。非請他。

波雷氏 請來大人，那好請位請位，益照有關請位請位。

白幕 嗶嗶我的臉越修越好，我還有句話要對諸位說；看吧，大人，我一定要請你，一

對人方面抬高，這謝寶衣，別怕羞，那就要穿起來，讓個物下，就帶上吧，仁慈的

大人。

第一貴族 我發現現在已經在你的贈品裏——

全體貴族 我們都一樣的呢。

全盤貴越 拜拜一拜的與。

第一貴越 一慶足影 且益亦亦的與品真

大人。

僕人式太木古有幾位元老院的食及們兼道落脚位來拜訪你。

台滿 你們長由別歡游的 拜影官同請更接留位知。昏加。大人。拜一室要精治。一

弗雷瓦斯 我懇求大人，准我說句話吧，這跟你關係很深的呢。

台滿 很深的嗎甚好，那慶慶天我再聽你說呢。我請你，就準備好好地款待他

們。

貴直貴越 貴越以我備直就不知道怎麼好啦。

對人 亦影與。大人。勝所謝我她。

第一貴越 另拜謝怕人亦張測。

第一僕人：請問太太，留細阿斯老爺，出於他自願的愛意，獻給你四匹乳白色的馬。

台滿：自願送配。小事一雙而已。夫人，有一天你對我說的，四匹馬，很稀罕。它

台滿：我這是在那裏受贈，這些禮物，我相當地收。自願的：好，大人，不礙是

第三僕人：啊！我這兒有一夫人，願送我，那不過是隨便說說的。

台滿：【第三僕人止。】這夫人，除他心愛的東西以外，我不知道。夫人這馬公

台滿：甚麼樣子，有什麼事嗎？

第三僕人：請教這夫人，那位有榮的貴人，留博魯斯老爺，請求你賞賜，明天跟他

一道去打獵，並且給太太送來兩對獵狗。三以前，奉命早平平，那裏還有不

台滿：我要跟他去打獵的，而且把獵狗收下，不過沒有相幫的會辦。由他去吧，

弗雷五：那裏還有那對狗，這禮物落到什麼結局呢？他這事我們換幾家，送貴夫的禮物，然而

去却全都出於一個空空的錢櫃，他就不願意知道他的錢袋裏，是怎麼一回事，也不許

我對他說服，他的心就是那個乞丐，就說有的量來補填的心願完成啊。他的心

非言，願就許得這樣超過他的財產現狀啦。他所說的誠心就是負的債的虧的每公個

台語 宗都是虧空，其他是這樣的，心慈而對，他現在是為這件特別高興。他的土地已經

僕人而在他們的帳簿上，好好地，在我被遺棄去以前，我趁早平平和地放下職務吧

第三對 沒有朋友要他養活的，我就在結核敵人頭頂上的，他這更幸福的呢。我心裏真

台語 替我的主人悲癩的。說句話呢，這跟你關係深淺的呀。

台語 我這天我耳聽你說呢。我請你，我這天好好地說說。

台語 主人。

台語 我這天我耳聽你說呢。我請你，我這天好好地說說。

台語 我這天我耳聽你說呢。我請你，我這天好好地說說。

台語 我這天我耳聽你說呢。我請你，我這天好好地說說。

第一對 我這天我耳聽你說呢。我請你，我這天好好地說說。

蘇武貴族呀！你才是恩惠的真正靈魂呢。讓請人想出來，那金銀，那不計其數的白馬，對啦，我現在記起來啦，大人，有一天你對我騎的一匹栗色駿馬很稱讚，它

是你的啦，因為你歡喜它。

第三貴族 啊！我懇求你，大人，原諒我，那不過是隨便說說的。

有滿 你會明白我的話的，大人，除掉他心愛的東西以外，我不知道，人還能公平

報一地讚美什麼，我就拿我自己做，來衡量我朋友的情誼，我對你們說的都是真話

台滿。我也會向來於諸位前，再讚美，再讚美！

金體貴族 啊！就沒有誰這樣受歡迎的啦。

有滿 我把諸位全體以及各位分別的來訪，那麼親切地放在心上，贈與是不足表示

我的誠意的；我認爲我卻能將王國都分給我的朋友們，而且就永遠都不會嫌多

亞滿。亞勒西巴地斯，你是一位軍人，沒有生財之道；都是從慈善上才來到你的手

裏，因為你的生活全都是在死的當中，你所有的土地就都坐落在一派繁榮的戰

地裏呢？……

亞勒西亞瑪斯巴魁呀，碧血污的土地呢？……

第一貴族！我們是這樣深切地願戴王冠呀！……

奇滿 我對諸位也是這樣的……

第二貴族 這樣無限地想……

台滿 我的一切都是為尊諸位的。點火呀，再點！

第一貴族 但願無上的幸福……

奇滿 都為他的所賦稱預備的呢。……

第三貴族 啊！……

……

台滿 ……

……

們請安的腿就植給他們的那個數目。改請統購有新價的物質：我認爲，虛偽的心就不會有健全的腿的。老實的傻瓜們就像這樣地在禮儀上浪費掉他們的錢

財。  
注三：查和對亞和曼塔漢亦即意水。

台滿 來吧。亞庇曼塔斯，你若不是那副蠢樣的話，我一定會對你很好的。

亞庇曼塔斯：那副樣是不好的，因為要是我也受了收買，就一定沒有誰剩下來攻擊你啦，那時候你一定也就造孽得更快些的。你這樣長期地送禮，我恐怕你在短期內就要用文件把你自已給送禮出去：作什麼要這些個晏會，輝煌的排場和無

元為謂的鋪張呢？

台滿 不難的，若是你再一次地攻擊人世社會，我要發誓，你一張嘴，我就不再聽下去啦。再見吧。而且還要帶順耳些的看樂來。主要要聽來由。而且還要聽來由。

亞和曼塔漢：我下將原主不願意聽你的話，誰制到心就是聽你的話。不要出聲

【下】



【下】

亞庇曼塔斯 好：你現在不願意聽我的話；到時候你就妥聽也聽不到啦；我要把你

的夫蘭給你鎖起來。啊！人們的耳朵對於聽着一定要聳起來啦，但是對於恭維

言辭却不呢。……

……

……

……

亞庇曼塔斯：羅馬人荷拉斯(Horace)的話。……

台爾：……

註三：這時候亞庇曼塔斯在喝着水。

……

……

的骨頭，因為他這座戲院不養，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第二幕** 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第一場 雅典。在一位元老院議員住宅內的一個房間。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元老院議員：這座戲院，自白晝時分，他這座戲院，也真難辦的。



但是却不應該折斷我的脊背來醫治我的手指；我的需要是急切的，我的救濟一定不要丟上去而又只是一句空話地給我翻回來，馬上要得到援助才行。你就去吧：要擺出一個催逼最緊的態度，一幅強討的面相；因為，我恐怕，當每根羽毛都裝在他翅膀上的時候，就輝煌得活是一隻鳳凰的台滿大人呀，不久就只剩下一隻沒有毛的雛兒啦。你就前去吧。

卡菲斯 我就去，老爺。

元老院議員 「我就去，老爺！」隨身要帶好借據，要把應得的利息按天算清。

卡菲斯 我知道的，老爺。

元老院議員 去吧。

【下】

卡菲斯，「一聲驚」的，他，要逃而逃，毫不客氣。

註一：一般習慣，個人的門房，都是替主人對來訪的客人，特別是普通的，有所求的  
客人，「擋駕」的，所以，要板起面孔來，毫不客氣。

元來認錯員 走卯。

外莊陳 陳映鏡 洪爺。

元來認錯員 一齊嫁去。洪爺！一箇良辰好景，要引麒麟降屋，是過天稟毒。

才華漢 嫁嫁去。洪爺。

一老才一妻對首手向觀景如。骨瘦如去哪。洪爺去。洪爺。洪爺。洪爺。洪爺。

三將裝五面臉刺。兩利刺。就聯就聯。洪爺。洪爺。洪爺。洪爺。洪爺。

洪：要謝出一箇謝並聚聚。洪爺。洪爺。洪爺。洪爺。洪爺。

洪不要丟。洪爺。洪爺。洪爺。洪爺。洪爺。

洪是既不。洪爺。洪爺。洪爺。洪爺。洪爺。

白滿 第一齣戲中道，笑問將再出發的，與亞西亞出發的。

### 第二場 全前場。在舍滿宅內的一間大廳裏。

【白滿，亞西亞出發，以及貴遊等上。】

卡菲斯 〔弗雷瓦斯上。手裏拿着許多帳單。〕

卡菲斯 主人來也。

亞西亞 卡菲斯，你這心不會不手啊！像這樣不管不顧地開銷，他既然不知道怎樣去支

卡菲斯 卡菲斯，你別停三停他流水一般的吃喝宴樂，不關心他的事情怎樣壞下去，也不管

卡菲斯 卡菲斯，你別停三停他流水一般的吃喝宴樂，不關心他的事情怎樣壞下去，也不管

卡菲斯 卡菲斯，你別停三停他流水一般的吃喝宴樂，不關心他的事情怎樣壞下去，也不管

卡菲斯 卡菲斯，你別停三停他流水一般的吃喝宴樂，不關心他的事情怎樣壞下去，也不管

卡菲斯 卡菲斯，你別停三停他流水一般的吃喝宴樂，不關心他的事情怎樣壞下去，也不管

【卡菲斯，還有瓦羅和伊蕊豆兩家僕人上。】

【卡菲斯。聲音高聲，像對誰說。】

卡菲斯 今晚好啊，瓦羅。（註一）什麼！你是要錢來的嗎？

瓦羅 僕還回你個不也這道你個空裏的嗎？

卡菲斯 不也這道。你個空裏的嗎？你個空裏的嗎？你個空裏的嗎？你個空裏的嗎？

伊塞 瓦爾僕空也這道的呀。你個空裏的嗎？你個空裏的嗎？你個空裏的嗎？

卡菲斯 我們空是都關緊囉。就這囉。空裏空裏。不關空裏的囉。空裏空裏。空裏空裏。

瓦羅 僕也。我個空不也這道的囉。空裏空裏。空裏空裏。空裏空裏。空裏空裏。

卡菲斯 主人來啦。

【卡菲斯。聲音高聲，像對誰說。】

【台滿，亞勒西巴地斯，以及貴族等上。】

第二戲 全前戲。空合爾字內內一閣大窺裏。

台滿 等一吃過中飯，我們就再出發的，我的亞勒西巴地斯。——跟我說話嗎？你

想怎麼樣呢？

卡菲斯 對不起大人的，他在這個月內已經把我給從今天到明天地擔托過啦：我的  
台滿 欠債嗎？你是從那裏來的？  
卡菲斯 就從這裏，雅典來的，大人。

台滿 到我的醫家那裏去說。

卡菲斯 對不起大人的，他在這個月內已經把我給從今天到明天地擔托過啦：我的

台滿 主人在這切的需要下明白過來，就要拿他自己的錢來開付才行，到這地步下心

地請求，跟你別的高貴舉動配合起來，把他應得的給他。

台滿 我忠實的朋友，請你，早要讓這期上再得到這裏來就向我要這對員的送給的

卡菲斯 不行的，我的好老爺，請你，要讓了六個銀錢。

台滿 你要忍耐一下的，我的好朋友，下人的需要。

瓦羅僕人 我是瓦羅家的一名聽差來我的好老爺，請你，早要讓這期上再得到這裏來就向我要這對員的送給的。



伊羅豆爾僕人。我是從伊羅家來的。他派我來請你趕快付錢。

伊羅新：「若是你知道，老爺，我眼下的需要。」

伊羅僕人：「這就應該罰款。老爺，過期了六個禮拜。」

伊羅豆爾僕人：「你的管轄地是馬羅維。我上再次去馬羅維發來直接見你老爺的。」

伊羅來：「那期限高貴舉國合該來。伊羅豆爾僕人。」

台滿：「讓我的喘氣。要不得。伊羅豆爾僕人。我馬羅維。我馬羅維。」

伊羅來：「不該大人。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伊羅來：「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伊羅來：「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伊羅來：「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伊羅來：「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伊羅來：「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伊羅豆爾僕人。」

弗羅斯新 對不起，請先洗洗。這個時間是跟這種事務不相宜的：把你們的肩袋等  
弄弄一下，等到吃過中飯以後，那我就可以使大人明白為什麼沒有開付你們。

台爾曼就這樣做吧。我的朋友們，照顧他們好好地受招待。上吧。

台爾曼對主人說：「這是我請人。」對那對父子露出友好的微笑。

亞班曼說：「是調：那長腿的白馬。」去騎吧。

亞班曼人：我不是那樣的馬。

弗羅斯新 請進來吧。這中間答謝？

亞班曼人：這應該對，對子？

亞班曼人：再謝吧。謝謝！

亞班曼人：這馬的，這要重得多的。

【亞班曼塔斯和優子上。】

才其其 第一等，第一等，對子。亞班曼說：「這馬里來吧，這馬里來吧。」

卡菲斯 等一等，等一等；傻子把亞庇曼塔斯，到這裏來啦。讓我們跟他們開開玩

笑吧。

瓦羅僕人 該死的，他要罵我們的。

伊塞豆樹僕人 叫他遭瘟吧，這條狗！

瓦羅僕人 怎麼樣啊，傻子？

亞庇曼塔斯 誰你的影子問答嗎？

瓦羅僕人 我不是跟你說話。

亞庇曼塔斯 不是嗎；那是跟你自己啦。「對傻子」走開吧。

伊索豆樹僕人 「對瓦羅僕人。」你瞧傻子已經印在你的背上啦。

亞庇曼塔斯 沒有啊，你這狗地站着呢，你還沒有在他身上呀。

卡菲斯 現在傻子在那裏呢？

亞庇曼塔斯 他最後跳開去打這個問話呀。別對狗說他這話，放狗看守人家的

跑腿！給黃金跟貧乏拉皮條的鴉子們呀！  
全體僕人 你說我們是什麼，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一羣驢。

全體僕人 爲什麼？

亞庇曼塔斯 因爲你們就問我，你們是什麼，你們就連自己都不知道。——跟他們

說話吧，傻子。

傻子 你們怎樣啊，二爺們？

全體僕人 多謝你，多謝你的，好傻子。你的女主人怎麼樣啊？

傻子 她正在水裏，燙就跟你們一模一樣的鷄仔呢。但願我們能在科林斯家（註二）

看見你們吧！

亞庇曼塔斯 好！多謝多謝。

【童僕上】

傻子 你們看，我家女主人【註三】的小廝到這裏來啦。

童僕 【對傻子】哎呀，怎麼樣，我們的隊長！在這聰明的一羣中間你做什麼呢？

你怎麼樣啊，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 假使在我的嘴裏，我有一根棍子，我也許就能很有利地回答你啦。

童僕 亞庇曼塔斯，請你給我念念這幾封信的地址：我就不知道那一封是那一封

的。

亞庇曼塔斯 不能念嗎？

童僕 不能呢。

亞庇曼塔斯 那麼，在你被絞死的那一天，就不會有多少學問跟你死掉啦。這一封是給台滿老爺的；這一封給亞勒西巴地斯。去吧；你生下來是個王八羔子，你

要死是個王八頭的。

童僕 你下出來是個狗崽子，你要死是一條餓死的野狗的。不要逞嘴；我要走啦。

對子 一團團子裏，上補袋的太矣，身自並來，天無非幫幫的頭。有南是一團團靈頭；

試識對人 一團團子裏，對子？

【童僕下。】

不替... 在出... 且... 了。

亞庇曼塔斯 快去吧，正好你就會碰上鬼啦。——傻子，我要跟你一同到台滿老爺

那裏去。

傻子 你要在那里把我給留下的嗎？

亞庇曼塔斯 若是台滿在家裏的話。——你們三個侍奉三個放高利貸的嗎？

全體僕人 是呀；但願他們就滿足我們的要求吧！——主人請美... 那... 要

亞庇曼塔斯 我也這樣希望，就像絞刑車，當作一種障眼法，滿足強盜的要求吧。

你個是三個放高利貸的家人嗎？

瓦羅僕人：是呀，優子。

優子：我想，沒有放高利貸的，不有一個優子當作他的聽差的；我的女主人就是一  
 全價高利貸，我也就是她的優子。當人們來跟你們主人借錢的時候，都是垂頭喪  
 氣地進來，却快活活地走開啦。但是他們高高興興地走進我女主人的家宅，却  
 對子垂頭喪氣地走開啦。這是什麼理由呢？

瓦羅僕人：我就能提出一個來的。

亞庇曼塔斯：提出來吧，那麼，我就可以把你當作一個嫖客和一個惡棍看待啦。這  
 ，不管怎麼說，你也不會算是被低估了吧。

瓦羅僕人：什麼是一個嫖客呢，優子？

優子：一個優子穿上講究的衣裳，也有些地方就很像你的呢。簡直是一個精靈吧：  
 有時候活像一位大人；有時候像是一位律師；有時候像一位哲學家，在他的那  
 件點金石以外，還帶着兩塊石頭的。他是像一位騎士的時候最多啦；一般地說

秀子從火車到十二點就在其中進出來往的船模形船，這個精靈呀，也就都在

白雲邊活動的。你當然就淋出了那幾天的露水。我親身五心感行傳說顯了奇

五靈僕人，你並不是完全個個靈的呀。我出來，你還不願意聽話。而且

傻子，你並不是完全個個聰明人的呀。我就跟我有那麼多的優點一樣，你正缺那麼多

台詞聰明。你這話真神，我對你這話真佩服。你也不曉得每幾年對根根對對對對

亞庇曼塔斯 這個回答很合亞庇曼塔斯口吻的呢。

全體僕人「閃閃」閃閃；台滿老爺到這裏來啦。

兼雷氏很合滿老爺瓦斯得斯。這話土得眼我開來這就收收。至於剩下的，就很難

指那那那那那那的口；未來的也很快地就會來的，拿什麼來訪中間這一段呢？

亞庇曼塔斯亞跟幾來，傻子，跟我來吧。

傻子 我並不永遠都跟在愛人，七爺，和女人傍而的。有些極限的是好專家。



對子 我並不承認那個人，一說，或文人對可的，各如說明自身事來。

亞孤曼說：「亞曼塔斯和優于下地。」

弗雷瓦斯對你們，進娶吧。我馬上就跟你們來談。

全舞對人「僕人等下。」台滿說：「誰在說？」

亞孤曼說：「誰問回答是合亞孤曼說：口即即。」

台滿則他叫我說異的：「為什麼在這個期間以前，你不把我的銀錢狀況陳報給我聽？」

對子，那樣一來，我就可以節省我的開銷，當我還查剩餘財產的時候呢？」

亞曼塔斯：「在許多次的方便時候，我提出來，你就不願意聽我說的。」

台滿：「算啦吧，你偶然地就挑出了那幾次的機會，那時候我正心煩，就拒絕了你；」

你也許就拿那種麻煩當作了你的藉口，這樣地替你自己辯解吧。」

弗雷瓦斯 啊，我的好老爺！我有多少次拿進我的眼目，把它們擺在你的面前，你

就要把它們給丟開，而且說，你在我的誠實可靠裏就知道了它們的真假。當爲

弗雷瓦斯 帶去了一些區區的禮物，你吩咐我重重回禮的時候，我曾經擡過我的頭，而且哭過

台滿 做只是呀，我就越格破例地請求過你把手摺得更緊一點吧：我忍受不少也並不

輕的責罵呢，當我因爲你的財產的低落，和你的債務的高漲來提醒你的時候。

我敬愛的老爺，雖然你現在知道了，是太晚了呢！到本天囉，你的最大的財產

，要來還你目前最緊急的債務，還要差上一半的。

台滿 把我所有的土地都賣出去。

弗雷瓦斯 那就都抵押出去了呢，有的巴經過期，被沒收啦，至於剩下的，就很難

台滿 堵住眼前討債者的口；未來的也很快地就會來的，拿什麼來防中間這一段呢？

弗雷瓦斯 期歸終，我們又要怎麼打算呢？

台滿 我的土地就擴展到拉栖地蒙 (Facedamion) 地界的呢。

弗雷瓦斯：我的姑老爺啊！天下也就是一句話的，就算這都是你的吧，一口氣就送

出去啦，要知掉該有多麼容易呀！

台滿：你說的是真話吧。……夫……由……世總會來……全……來……中間……一……

弗雷瓦斯：你倒是懷疑我的處理不當或者說謊話，就把我吓到嚴正檢查賬目面談，

台滿：我的是非真假吧。諸位天神呀，在所有我們的飯廳廚房都為吵吵鬧鬧的食

客所填滿的時候，當我們的酒窖已經哭泣得到處都是酒的時候，當每個房間都

燈火輝煌強喧嘩的時候，我曾經退到一個荒廢的酒櫃口那里，讓我的眼睛湧

淚起來。……

台滿：請你不要再說啦。……

弗雷瓦斯：諸天衆神呀！聽我說說這位大人的深恩厚德吧，就是在這一夜裏，許多

奴隸和貧賤的人們，該有多少浪費的東……大口大口地吞下去呀！誰不是台滿

弗雷瓦斯的呢？那個的心臟、頭腦、寶劍、勢力、資財，不是台滿老爺的呢？誰不說

偉大的台滿，高貴、有權、尊嚴的台滿呀！可是啊！等到那買來這種讚美的台  
 台錢用完啦，內構成這種讚美的名詞也就說盡啦；用宴會得來的，一沒有肉吃就是  
 非零碎的，一陣大雨，這些蒼蠅們就都隱藏起來啦。

蘇雷麥納斯：「不要再向我說教啦，不管怎麼說，我的心裏就沒有懷過惡意地對待  
 人的；要是我把東西送給人啦，雖然是不聰明却沒有一點卑劣的念頭呀。你為  
 什麼要說呢？你就缺乏正確判斷，認為我會缺乏朋友的嗎？放安你的心吧；若  
 是我願意把我的朋友就比作桶一樣，打開塞子，拿借錢來證明一下那裏到底  
 有裝的什麼，他們和他們的財富我就能自由地取用，正像我命令你說話一樣。

蘇雷麥納斯：「債心，寬你的心吧！」

台滿：而且，我的這種種困難情形算是到了頂啦，這我就當作幸福來看的呀；因為  
 我藉此可以試驗一下朋友們的。你就會知道你怎樣錯斷了我的境况；我是富  
 足的呀，因為我有朋友們。——裏面有人嗎！弗雷麥納斯！塞爾維拉斯！

吳伯烈、周鳳、徐世昌、...

弗雷麥納斯，塞爾維拉斯和其他僕人上。

台滿 而且，...

僕人等 夫人！夫人！

台滿 我要分頭派你們出去，你到留細阿斯老爺那里去，到留庫魯斯那里去吧，你

：我今天跟他閣下打攪過的，你到閃普羅亞斯那里去。向他們替我致意吧，我

是驕傲的呢，就說，我的急切需要已經找到機會來使他們給我一種金銀上的幫

助。要求的是五十太蘭特吧。雖然我不願叫這筆一擲千金的念頭。

弗雷麥納斯 就照你吩咐的去做的，夫人。

弗雷瓦斯 〔旁白。〕留細阿斯老爺，和留庫魯斯嗎？哼！

台滿 〔對弗雷瓦斯的僕人。〕去，你到元老院議員們那里，請他們保持國家的最大安寧

起見，我早該受到他們的這種要求的。請他們立時給我送來一手太蘭特吧。

弗雷瓦斯 我早就冒昧過啦，——因為我知道這種最普通的辦法的。——對他們用

了你的私印和你的名義；但是他們都搖搖頭。我就空手去的，空手回來啦。

台滿 這是真的嗎！就能這樣的嗎？

弗雷瓦斯 他們，就像一個鼻孔出氣地同聲回答我說，他們現時都正不興旺，財庫

裏都是空的，都願意幫忙，却都作不到；是很抱歉；你是可尊敬的；若是做得

到，他們還是願意做的；他們不知道，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一種高貴的

性情也會錯了骨縫的，但願一切都會好轉來吧；這是很可惜的呢；於是表示還

有別的重要事情，在厭煩的臉色和這些刺耳的東一句西一句話以後，把這

脫着，待搭不理地點點頭，他們把我給冰冷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由氣血交感

台滿 諸天衆神呀，褒獎褒獎他們吧！請你，男子漢，把臉色放得高興些。這些老

傢伙們，一上了歲數，就把他們祖傳下來的忘恩負義措在身上啦，他們的血

結啦，於是冰冷的，不大再流動啦；他們的血沒有了原來的熱度，他們的人也

就失去了應有的熱情；他們的身心都在人生的旅途上活動過一時的。隨着他們  
 一天一天的離士近啦，就一天一天鈍重起來啦。「對一僕人。」到樊提達斯那里  
 去。「對弗雷瓦斯。」你不要傷心吧，你是真誠，你是忠實的。我坦白地說，  
 沒有一點你的罪過。「對僕人。」樊提達斯最近葬了他的父親；由於他父親的  
 死，他承襲了一份很大的財產；當他貧困的時候，被關在監牢裏，很需要朋友  
 的幫忙，我用五太蘭特給他還清了債；替我伺候他；請他想像，一種急切的需  
 要觸到他的朋友啦，他切想因為那五太蘭特不至於被忘懷的。

「僕人呀。」  
 第一冊章其出於此同室同舍

台滿 靈量真由顯！練誦靈熱顯訓？

「對弗雷瓦斯。」有了那筆錢，就給那些人，付那些當下要還的債吧。絕對不要  
 說，或者那麼想，台滿的身分在他的朋友們中間就會低落下去。

弗雷瓦斯 我真願意我能不這樣想的呢：那種思想是恩惠的仇敵呀；他自己是慷慨仗義的，就以爲別的人們也都這樣。

【下。】

註一：僕人，用主人姓名互相稱呼。當時習慣，一過正午，就可以問晚安；至於中飯的時間，是在下午。

註二：科林斯家，意指娼寮。

註三：優子的女主人，是一個娼寮主。上文所說的，「她正在水裏，燙……雞仔呢」的話，指梅毒的坐浴桶療法說。



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他們的真心實意，

又一天，她上江呀，到一天一天地，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你不必擔心，

兼雷武漢 非真願意好館不影對懸凶與。無辭思懸最恩惠的片爛和。幽自口長刺刺



僕人 這就是我們老爺的。

留庫魯斯取手鐲曰。『台滿老爺家的人嗎！一種禮物，我敢保。是呀，這猜的正對的；我昨夜裏夢見了一個銀水盆和水罐。弗雷麥納斯，忠誠的弗雷麥納斯，你弗雷麥納斯常常慷慨地受歡迎的呢。給我滿些酒來。』

男人 知事盛呀。花柳位位果門流落呀。誰能約推換貴人。你的非常慈惠的好老爺和主人怎麼樣呢？

弗雷麥納斯 他的身體很健康，先生。

留庫魯斯 我真正高興他的身體健康的，先生。你在你的外套底下的那是什麼呢？

好弗雷麥納斯  
第一冊 辭典 · 留庫魯斯哀悼一箇哀問。

弗雷麥納斯 說實話，除掉一個空匣子以外，是什麼都沒有的，先生；這是爲了我

家老爺 請拿手鐲求大人把它給裝滿的；他，打發人來請大人給他預備一下；

無可置疑地你當下就會與以幫助的吧。





留庫魯斯 哈！我才知道你是一個傻瓜，跟你的主人正是一對。

【下。】

弗雷麥納斯 就把這些添到那足以燙傷你的數目裏去吧！叫溶化的錢幣作你的天爵吧，你一個朋友的禍害，並非朋友呀！交情就是牛奶一樣淡薄的心情，不到兩夜工夫就變了嗎？衆天神嘯！我感覺到我主人的憤激了呢。這個奴才他所以有今天這樣的體面的，就都是我家主人的吃喝給養活起來的：他吃下去的東西，爲什麼要變爲營養，叫他發旺，至於他這個東西却變成蛇蝎一樣了呀？啊！就叫疾病在他身上發揮作用吧，而且，在他病得要死的時候，我們老爺給出過錢，叫他身體上那個部分，就不要成爲驅逐病痛的任何力量，但是却拖長他的時間

。謝良謝士張勝清長，據本要知錄讀表讀讀的計為丈量，再量味讀長謝的初間

再表讀計謝良士劉聯計用那，而且，計謝讀計要張的初刻，與計表讀計出計發

計計謝要變錄發發，計謝發刊，至然計謝謝東西味變知謝謝一謝了初？謝！據

今天計謝謝謝面內，意謝是與家主人計謝謝發新謝來計，謝謝不先謝東西，

齊工夫意謝了謝？與天轉謝！與謝覺性與主人計謝謝了謝。與謝效本謝謝以計

那，計一謝謝文的謝害，並非限文謝！與謝謝是申謝一謝謝謝的謝謝，不與兩

與雷突內與 原計是些計計謝計以與謝謝計的謝目裏去謝！與謝計的謝謝計的謝天謂

【下】

留取發燕一計！與下映讀計最一謝謝瓜，與謝的謝主人五長一樓。





第二半家老爺儘那麼多的太爾特，這不算，還提出極大的理由，說明這是我債不清的，  
 留聯阿斯 然而，這是被拒絕收，要那那那那那；那那入會那那那那。

留聯阿斯 你怎麼說，人大快起來。

第二半家 我告訴你說吧，老爺，拒絕收，那那，那那，台那那那那那了那那那

留聯阿斯 那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情呀，我現在禁止羞愧的呀，拒絕那那那那的人

留聯阿斯 這中間表示的太不禮面啦。就我這方面來說吧，我一定是受辱，我從他手

裏就接受過一些小小的恩惠的，像金錢，金銀器皿，珠寶以及諸如此類的區區之物，就沒有什麼東西跟他的比得過的呀；假使他當時就不信得他，打發人到

我這里來，我絕對不會對他拒絕這麼多太爾特的急需的呢。

第二半家 同那那那。一箇公共財。

塞爾維拉斯：「這氣管裏氣管得很，那邊的就是大風啦。我找他閣下都跑得冒汗啦。」

補：「對留細阿新。」尊敬的老王，請注意，對留細阿新當然是最大苦惱之

留細阿新：塞爾維拉斯嗎？很快活地遇見了你，先生。再見吧。對你的優美，有德

的老爺，我的非常高尚的朋友，看我恭敬吧。言此送端吧；好，亦亦豈出閣下

塞爾維拉斯：我可以請教大凡，我家老爺曾經送長長，不匪刊，因為非典與根重

留細阿新：哈！他曾經送什麼啦？我是那麼感激塞爾維拉斯人存望的，他隨時都在送着

要的。我該怎樣地謝他呢？亦想想看，他現在又怎樣地謝我？今天，塞爾維

塞爾維拉斯：他現在又是怎樣地謝他嗎？特別需要請出夫與不懇請開李接濟給德眼前

留細阿新：我現在又是怎樣地謝他嗎？特別需要請出夫與不懇請開李接濟給德眼前

塞爾維拉斯：我知道他個個項是跟我開着玩的。他不能缺少五千五百太蘭特用的

留細阿新：我知道他個個項是跟我開着玩的。他不能缺少五千五百太蘭特用的

塞爾維拉斯：但是，在這個當口，我連此這氣管的數目他都沒有的呀。若是他的

塞爾維拉斯不緊急的話，我就不會有這麼完全斷然地處置的勇氣。留細阿新，你說的是正南朝北的話嗎，塞爾維拉斯？

塞爾維拉斯：我的原意是還是讓諸位先生做不該做，正正正百太蘭特因因留細阿新，她上這好的那個機會，這時候我很可以使自己顯得榮耀的，却自己就

給錯過啦，我是多麼倒難的一個畜生啊！這福壽的多麼不穩當，要稱呼我見面

要出一點力就做得利便，現在却把這許多多的光榮都讓諸位下今天，塞爾維拉

手邊這精神在上，我就做不利便，就更難免囉！我我自己就正要打聽人送

賽爾維拉斯爺用的這福壽位體面人可以作證，但是我做不到呀，因為雅典的財產

，我現在已經弄光囉！為我那位好老爺獎勵富富地致敬吧；我也希望他閣下

說說這最誠懇的那波爾想您，因為我就沒有力量來施惠的，也據我的這句話，謝

訴他吧！我不能再叫像這樣三位可尊敬的君子滿意，我把這就當作我最大苦惱之

塞爾維拉斯：塞爾維拉斯爺這模樣照顧我，把我的原諒都對他說開，請諸君寬恕。

塞爾維拉斯：「是的，先生，我肯。」

留細阿斯：「我要來看你，謝謝你的好意的。」

「塞爾維拉斯：你們所說的是真的呀，台滿就真地顛下來啦；一次跌了該愛

難得再翻身的呢。獄廠的美觀，以及百尊塔由品，與對面需要用底了好的滿

直高貴的心，獄廠的美觀，以及百尊塔由品，與對面需要用底了好的滿

杯。我的良士，來來則其是顯的明文；然而，與公開批評，因為由的互

第一生容：「你看到這種情形了嗎？塞爾提拉斯？」

第二生容：「是呀，我看得太清楚啦。」

第三生容：「這就人世的真正面目；每一個巴結奉承的精神，都是同樣的。」

一塊粒。誰能把同桌吃飯的人，就叫作他的朋友呢？因為，就我所知道的，台

滿就等於這位老爺的爸爸，用他的錢袋保持他的信用，支撐他的局面；不但這

滿就等於這位老爺的爸爸，用他的錢袋保持他的信用，支撐他的局面；不但這

蕭慈惠半滿的錢，就給他家的人付他們的工錢；要是沒有台滿的銀杯，就在他的嘴

唇上，他就從來不喝酒的；然而，呀！看這個人中的怪物吧，當他在一種忘恩

第一 貧義的形相裏出賣的時候，跟他的全部財產比起來，那不過是慈悲的人們送給

第二 乞丐們的那點錢，他都拒絕了他呢。

第三 生客 這真是以叫有心人長嘆的呢。

第一 生客 就我自己這方面來說，我生平沒有受過台滿的招待，他的任何好處都沒

有臨到過我的身上，來表明我是他的朋友；然而，我公開地聲明，因為他的正

直高貴的心情，燦爛的美德，以及可尊敬的品格，假使他的需要用到我的話

，我情願把我的財產就作為捐贈，至少也要把大部分都送給他的。

他的心腸呀。但是，我是看透啦，生當現世，就要事得把慈悲丟掉吧，因為作

曾賦國人就都聰明至上，良心在下的。

寒爾...

第三場 同上場。在閃普羅聶斯家的一個房間內。

手袋會把惡鬼給騙掉，這能有什麼結果呢？這就來發發野性，這就來發發野性，這就來發發野性。

出三對的鼓面雙目；我早官樓出官樓什刻我與的派厭意思。且其更亦張餘

閃普羅聶斯小這件事他就要麻煩我場。人轉非別事我也可以不關嗎。而他會留細細

，感是留摩得斯那里氣氣的這就其美提提斯雷也痛屏清他會後整齊高把他轉

僕人 漢首忘他們都被試險者試過啦。試過都是低劣的金屬。是因爲他們就這有

不產過了她的。出則越早映下了她的良辰。事實五六顯則也。當什

閃普羅聶斯不怎麼他個已無要他做。提提摩斯和留摩魯斯已經想透了。他嗎？

後他這的發外則就這在嗎。這仔細看。這仔細看。這仔細看。這仔細看。這仔細看。



台讚  
妙極了。用爛下改是落網網的壞事。鬼把人給弄得狡猾了的時候，就不知

道他幹了些什麼的；因這，他反倒自己破了自己的計：到最後，不是人的惡辣

留味回海般會把靈魂給騙掉。這能有什麼結果呢？隨着惡孽孽着這極力要顯得

赫爾烈顯烈啊。留味回海般的棍子來作惡。這像有人學滿腹的赤誠來作藉口就要把全

台讚  
國都給激起火來的一樣。他的玩弄手腕的情誼就正是這類的一種性質。然而

發一發，這是我家的主人。這般希望，現在他像噴着熱氣。就什麼都找不到一點踪

影了呢。他的朋友們現在都算是死掉啦；至於門戶呀，這多年來就一向為他的

親親友友大開的，從此他必須用守衛來保護主人的安全啦：這也就是一切嫌

恨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

留味回海般會把靈魂給騙掉。

【下】  
葉四點 同上。在合氣字內的一間真堂裏。

留味回海般會把靈魂給騙掉。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他像聽着狗吠的。



第四場 同上場。在台滿宅內的一間廳堂裏。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我對你……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菲婁塔斯 時間女神陣痛啦九次啦。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菲婁塔斯 時間女神陣痛啦九次啦。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菲婁塔斯 時間女神陣痛啦九次啦。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菲婁塔斯 時間女神陣痛啦九次啦。

留細阿那僕人 菲婁塔斯先生也來啦！

菲婁塔斯 時間女神陣痛啦九次啦。



赫爾騰夏斯對天發誓，我是討厭這份差事的；我知道我們老爺曾經花費過台滿的  
一二錢的，現在他這樣忘恩負義，就顯得他簡直比偷盜還要壞的呢。

第一瓦羅僕人是是的，我的是三千克朗；（註二）你的是多少呢？

留細阿斯僕人我的五千。

第一瓦羅僕人這是很難堪的呢；從欠款數目來看，這就應該是你家主人的信託  
超過我家主人以上啦；不然的話，他的一定早就一般多啦。

【弗雷麥納斯上。】

台塔斯 台滿老爺的一個家人來啦。

留細阿斯僕人 弗雷麥納斯啊！先生，有一句話說，請問，大人就要出來了嗎？

弗雷麥納斯 不，當然啦，他不論怎樣大膽圖利。

「我們都等候他開下的，冇那麼大的關係呢。」

弗雷麥納斯：「我用不着告訴你那個話：他就知道我們是一步都不肯放鬆的呀。」

【弗雷麥納斯下。】

【弗雷麥納斯下。】

留細阿斯僕人：「哈，哈，哈，是他的管家那處裏着麼嗎？他癡癡癡癡地就走開啦。」

留細阿斯僕人：「叫他住他住。」

留細阿斯僕人：「你聽見了嗎，先生？」

第二死難僕人：「對不佻的恩先生。」

弗雷麥納斯：「你有什麼話要問我的嗎？我的朋友。」





魯爾阿勞費人 有許多處開在抽欄的臥房裏就沒有有一點病的：再說，若是他就不舒

台滿服到那種程度嗎？我認爲他就應該快快還清他的債，把道路弄得乾乾淨淨的，

台洪露到精神那裏去呢爾勃。

塞爾維拉新內埃爾呀君還世開耶。

會暗呀我我們不能拿這做推回話的，先生。

弗雷麥納斯世烈塞那在塞爾維拉新，哈是也博也老維爾呀，老維爾呀半耶。

菲費散漢 預官楚門的頭單帶五畫裏耶。

爾爾武爾魯斯，在德林門的頭單帶五畫裏耶。」

赫爾爾爾爾 歐官齊的耶。答論。

台滿回什磨人我家地耶的都不准我出來進去啦嗎？我要什麼時候都算是自由的呀，

台滿我的家宅反倒是拘留我的仇敵，是我的監獄嗎？這個地方，我在這裏請過客的

留厭這個地方，到現在，就跟所有的人類一樣，也對我顯出一份鉄石心腸的嗎？





白滿出拿五千兩金銀種你的賬吧。你的多少？還有你的呢？

第雷瓦羅僕人老爺爺就朝！拜要再受前一回拜奉獻靈印。

白滿 把我撕開！把我拿奔吧！天誅地滅的東西！假刻替我、味因普曼最得全踏再雷

第雷瓦羅 官、法流。

白滿 真算要！對端端。錢印普家！

第雷瓦羅 法流

替驚騰夏疑 第雷瓦羅我看明白囉。我們主人只好捨手他們的錢吧；這些債很可以叫  
第雷瓦羅沒指望囉。因為欠債的就是一個瘋子。

白滿 前門第雷瓦羅錢出不來就她、替要及七門、捕覺的親、雷直是惡鬼！

【下。】

【音樂時重、瓦羅再上。】

【台滿和弗雷瓦斯再上。】

台滿 他們就把我給逼得出不來氣啦，這羣奴才們：討債的嗎？簡直是惡鬼！

弗雷瓦斯 我親愛的老爺！——

台滿 這要就那麼做，又怎麼辦呢？——

弗雷瓦斯 老爺——

台滿 我就要這樣做的。我的管家！

弗雷瓦斯 有，老爺。

台滿 這才着呢！去，把我的朋友萊爾姆阿斯，留庫魯斯，和閃普曼聶斯全部再請  
二來，一個也不要漏掉呀！我要再委請一回這羣壞蛋的。

弗雷瓦斯 啊，我的老爺！你只是由於心裏煩亂才說出來的；你現在剩下的就擺不

出來了。——

台滿：「那就不用你操心啦！去吧。我命令你，把他們全都請來：讓這羣壞蛋們的湯水再流進來一次吧，我的廚子和我會備辦的。」

【F.O.】

第二元洋通商員：「這種不嚴肅……再給要國羅謝的。」

註一：是以是他們家主的代表，彼此用家生的雞相稱呼，如雞如。

第二元洋通商員（Crown），貨幣名，約值五先令。官員稱：「雞的全身並精華；」

【元洋通商員開會。】

第三段：「……」

第五場 同上場。元老院內。

【元老院正開着會。】

第一元老院議員 老爺，你願意聽我對這件事的意見嗎？這犯的是流血的罪；他必須以死相抵的，就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那麼給犯罪壯胆的啦。

第二元老院議員 最對不過啦；法律要處罰他的。

【下。】

【亞勒西巴地斯上，帶着護衛。】

水再說並來，亞勒西巴地斯，你給國王麻姑會講難的。

亞勒西巴地斯 願榮華富貴健康，和同情都歸給元老院坐滿前來；願鼓筆聲震耳於聽。

第一元老好說將軍。

亞勒西巴地斯對於諸位有禮。我是一個低頭求情的人，只有憐憫才是法律的本質。

除了那些暴主以外，誰也不肯殘酷地來使用法律的呀。偏偏時機湊巧，也是

命裏難逃地就落到我們的朋友身上，他，一怒之下，踏進了法律裏啦，這樣的

法律呀！對於那些心不甘心就掉到裏邊的人，不太深了嗎？要是把他的這次倒

亞雷丟開不談，他的為人實在很有許多美德；他向來沒有因為胆怯在行為上留下

過什麼污點。他的一次立功就夠贖回他的罪過啦，何況呀，他是眼看着

他的名譽受到了致命的傷害。由於一種義憤和豪氣，才抵抗了他的仇人。彷彿

他真是證明一種輪迴的一樣呀！在這聲吶來以前，他就用他那樣平靜而致不有

曉的熱情，真壓制過他的憤怒的呢。不曾照人提出之願，願願的滿口。吐吐復受

第一元老極力要把一種醜惡的舉動弄得美觀，難免就陷在這種過於勉強的措

詞矛盾裏啦。他的話就這樣地煞著苦心，好像就變著方法把殺人給說成保持體

統，把吵鬧叫勇武來給負責任，這是勇敢的，不錯呀，可是，是不正當的。社會裏要都像這樣勇敢起來，不用說，不是結黨就是分派，該成天鬧不清啦。其實，他要有勇武，就能賢明地忍受，不管別人說出多麼難聽的話吧，把他所受的侮辱都當作他的身外物，好像衣袋似地穿在身上，又有什麼關係呢？絕對不該把他受的傷害放在心上，弄得要發生危險的呀。若是這種侮辱太毒辣啦，就逼得我們非殺人不可啦，爲了作惡去冒性命的危險，有多麼愚蠢呀！

亞勒西巴地斯 閣下，

第一元老 你不能把重大的罪惡看成無辜的呀；真正的勇武不是報仇，是忍耐的

呀。

亞勒西巴地斯 諸位老爺們，我要是像一個武人那樣說話啦，請原諒我的冒昧吧。爲什麼縱容人們不顧性命地去打仗，並不對於敵人的威脅忍耐呢？爲什麼不就第一閉上眼睛，讓敵人安安靜靜地割他們的喉嚨就不抵抗呢？假使在忍耐裏，就有

了像這樣的勇武啦，爲什麼我們還要東征西討呢？好，要那麼說，那些留守在  
家裏的婦女們才是最勇武的呀，若是一「忍耐第一」的話，而且驢就比獅子更  
領隊，帶着手捧腳鐐的罪犯比法官更聰明啦，若是智慧就在忍受裏邊呀。你  
亞們都是夫人物的，就大發慈悲地做點好事吧，在冷靜下來的時候，誰不能把  
罪一筆給定罪呢？殺人，我承認，是犯下最大的罪啦；不過，在防禦上，請原情吧  
，這是最正當的呀。發怒是大不敬的；不過，是人，誰是不發怒的呢？只要拿  
這個跟犯的罪衡量一下就知道啦。

第二元老 你的話就白說的。

亞勒西巴地斯 白說！他在拉栖地蒙和拜占庭兩處所立的功勞就足夠贖買他的性命

第一元老 那是什麼功勞呢？

亞勒西巴地斯 我說，老爺們，他立的戰功就無數的，在戰鬥裏，他就殺死過很多



亞德爾的你們的敵人。在最後那一仗的戰鬥裏，他該顯得多麼出死入生，負傷累累呀

第一死老 他造成的傷害太過於累累啦；他就是一個積久成癖的鬧酒大家，他有一

種惡癖，就使得他整天都爛醉如泥，他就把他的勇武當作了俘虜；就算並沒有

第二死老 他將他的勇武戰勝他的啦；在那種獸性的狂怒裏，誰都知道他就無法無天

亞德爾他這人，早有人對我們提出過啦，他的日子過得醜惡，他的酒喝得危

險，酒醉五當由他。這惡最大不嫌的；不敵，最人，誰也不管他的罪。只要拿

第一死老 亞德爾處死的。亞德爾。最壞不是大的罪如：不，亞德爾士，請聽計那

亞德爾巴地斯人際際的運命呀，他很可能早就死在戰爭裏的呢。諸位老爺，假使並

第因為他身上什麼關係，——雖然就是他的一條右胳膊就儘可以賞同他自己

性格，一點也不欠什麼人的情的，——然而，爲的更可以感動諸位，就把我的

下動身跟他的生離死合在一起吧；而且我知道諸位老先生是愛要事不避的，就把我

的尊敬都獻給諸位，爲了他的平安無罪，我要賭上我的勝利的。假使，這次的犯罪，使他對法律欠下了他的性命，好，讓他把他的那條命在勇武的血泊裏

交給戰爭吧；因爲法律是嚴酷的，戰爭是更嚴酷的呀。

第一元老 我們是只認法律的；他是死罪啦；不要再囉嗦吧，在我們怒氣正盛的時

候。朋友，或者說是弟兄吧，要知道，凡是流別人的血的，就要交出他自己的

血來。

亞勒西巴斯 就一定要這樣的嗎？就一定要這樣的吧。諸位老爺，我懇求你們，認

認我

第二元老 怎麼樣！

亞勒西巴斯 把我喚到你們的記憶上來吧。

第三元老 什麼！

亞勒西巴斯 我就不能想像的，除非你們的年紀，就老得把我給忘記啦；不然，

亞勒西

這就不能的，我就要表示得這麼卑賤像這樣普通的恩典，要我請求，還要被拒絕呀。我的瘡傷，都因為你們疼起來啦。

第三元

第一元老

你要激起我們的憤怒嗎？這是在話上有限，在效力上却廣大無邊的；我們永遠地放逐你啦。

第二元

亞勒西

放逐我嗎！放逐你的昏瞶吧；要放逐高利貸的，它就把元老院給弄得這麼醜惡。

第一元老

第一元老

若是，在兩天的陽光照耀以後，雅典裏還有你在，就等待我們更嚴重的判決吧。並且，不要叫我們的情怒再高漲啦，他當下就要執行死刑呀。

第一元老

元老院議員等下。

第一元老

元老院議員等下。

亞勒西

諸神叫你們老朽得也算夠瞧的啦；你們也只剩下把骨頭地混混日

諸神叫你們老朽得也算夠瞧的啦；你們也只剩下把骨頭地混混日

子，再沒有什麼人會尊敬你們了啊！我是比發瘋還要壞的：我把他們的敵人給打退啦，這時候他們就數數他們的錢，再把他們的錢按最高的利息借出去；我自己呢，只有數數所受的大傷，才富足的很哪！所有的那些傷就都為的這個嗎？這就是這放高利貸的元老院給灌進將領的傷口的香膏嗎？放逐呀！這倒來得不壞；我就恨不被放逐呢；這是值得我動怒和發狂的一個原因啦，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收打雅典了的。我要藉機會把我的滿懷不平的隊伍給鼓動一下，再暗暗等待他們血氣的來潮吧。在許多的地方，衝突就都是榮譽的呀；軍人就跟天神一樣不應該忍受一點點的侮辱的。

【下。】

第一幕 第六場 同上。 封台戲子內說：「開大樂長。」

### 第六場 同上場。在台滿宅內的一間大廳裏。

第一元老：你要激起我們的情緒嗎？這是在階上有眼，在效力上却廣大無邊的；我

們「音樂。食桌安排出來：僕人侍候着。各式各樣的貴族，元老院議員，以及其他

「大舞廳各門戶。」

「和着時出而進兼給來賜。亦有走而批式，帶笑聲落曼榮雲雨也；軍人慷慨天

第一貴族：祝你早安些洗滌。好要對會吐效而辭辭不平而辭而辭一在

第二貴族：我也願意你的日安。我認爲這道河每繳的水人前幾天只是試探一下

我們的聖靈以高味質而示法招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

第一貴族：在我們一爐禱的時候，我的思想就急忙忙地想到這上來啦：我希望，在

他對各種朋友所做的試驗裏，沒有被他給作弄得，在他面前好像就那樣卑劣的

吧？再對這井裏人會拿這井水了陣子，再呈其對這我這這這：再對這井水了陣子

第一貴族 一定不會的，從他重新請客的說得誠懇動聽上可以看得出來。

第二貴族 我也應該這樣想法的：他曾經打發人來誠懇地邀請我，本來有許多極動

人的理由叫我拒絕他的；不過他把我懇請得就超過了那些理由啦，我必須要來

一下的呀。

第二貴族 我是一樣地要把我緊急的事務都丟下啦，不過他一定不聽我的辭謝。我

是很抱歉的，當他打發人跟我借錢的時候，我的準備就不夠。

第一貴族 我也因為那次的錯過了機會正心裏煩呢，因為我明白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啦。

第二貴族 今天來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情形呢。他當時要跟你借的是多少呢？

第一貴族 一千的。

第二貴族 一千呀！

第一貴族 借你的多少呢？

斷來掛

第二貴族 他派人到我那裏去，先生——他來啦。

第一貴族 【台滿和侍者們上。】

台滿 真心真意地歡迎的，兩位先生；你們都過得好吧。

第一貴族 時時都在聽候大人驅遣的呢。

第二貴族 就是燕子的追蹤夏天，也不比我們的追隨大人，再甘心情願的呀。

台滿 【旁白】也沒有比你們再甘心情願地離開冬天的啦；人類就是燕子似地趨暖

避寒的東西呀。——諸位先生，我們的大餐就無法補償這時候的有勞久待的；讓音樂來悅一悅諸位的耳朵吧，若是它們就受得了那麼粗糙的喇叭聲音的時候；我們馬上就要吃起來啦。

第一貴族 我希望，我叫你的送信人空手回來那件事，不會那麼無情地存在大人的

第二貴族

白滿 呀，先生不要掛懷吧。

第二貴族 我的高貴的老爺——

白滿 啊！我的好朋友，你好嗎？

第二貴族 我最可尊敬的老爺，我就羞愧難當的呀，當大人那一天打發人到我那裏

去的時候，我簡直是那麽可憐的一個乞丐的。

白滿 不要想那個吧，先生。

第二貴族 若是你那怕只要早上兩個鐘頭打發人去，——

白滿 不要讓這件事擾亂你好一點的記憶吧。「酒菜端了進來。」來吧，一齊都端進

來吧。

第二貴族 盤子都是蓋着的呢！

第一貴族 極美的餚饌的，我敢保。





台滿 各位都坐到各自的座位上去，就像要到他情人的嘴唇去那麼興頭的吧；諸位

第二貴族 看着是的；不過時間長了會——這樣也——

第三貴族 我明白的。

前面的飯菜全都是一樣的呀。不要把我的宴會弄成都市的派頭，我們還沒有把首席安好以前，把菜都放冷了罷；坐吧，坐吧。諸神要我們作感謝禱告的呢。

你偉大的恩主們呀，把我們的人間就給洒遍了感謝，因為你們把你們的恩惠施給人間，你們才受到了普遍的讚頌的，但是呀，要把施與隨時都保留一些下來吧，不然的話，你們的神性要遭賤視的呢。儘量借錢給每個人的，這個人就不要再求別人借債給他啦。因為就算你們是天神吧，要是跟人去借貸的話，人就一定要毫不留情地棄掉你們的。叫食品比那施捨食品的人更可愛悅吧。讓沒有二十個人的集會，不就是廿個壞蛋出席的吧；若是飯桌上坐了十二個女人，就

讓她們整一打都是那路貨的吧。其餘的那些領過你們津貼的，像雅典的元老院議員們，就跟人們裏最下品的算在一起，在他們身上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諸神呀，就叫他們順順當當地毀滅了吧！至於這些我在座的朋友們，因為他們對於我就什麼都不是的，所以也就什麼都沒有祝福他們的啦，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可歡迎的啦。

打開吧，狗東西們，就該讓吧。

【揭開的盤子，都裝滿了熱水。】

或一人 他閣下什麼意思呢？

另一人 我就不知道的。

台滿 絕對不該有再好的筵席叫你們看見的，你們這伙口頭上的朋友！嘴裏的雲霧

和半冷不熱的水才是你們的當行本色的。這是台滿的最後呼吸啦：他，拿你們

的恭維奉承給貼上金的，現在要洗下去啦，並且把你們冒氣的惡黨「把水潑在

他們的臉上。」酒在你們的臉上吧。討人嫌而且長壽地活下去吧，最笑嘻嘻，圓

滑，令人痛恨的食客，彬彬有禮的破壞黨，溫和的狼，恭順的熊呀，你們財產

的幫閒，朋友的食客，時代的蒼蠅們，脫帽屈膝的奴才，蒸餾水，瞬息萬變的

小人們呀！人類和畜生的無數病症就完全叫你們都害上吧！什麼！你們要走嗎

？站住！先拿去你的瀉藥吧——你也——還有你的：——等一下，我要借給你

錢，什麼也不跟你借。『把盤子投在他們身上。』什麼！都坐不住啦？從此以後

，就不要再請客啦，因為一個壞蛋就不是受歡迎的客人呀。燒吧，家宅！沉吧

，雅典呀！從今以後呀，台滿要憎恨人類和人間的一切呀！

[F. 0.]



第二貴族

台滿老爺是瘋啦。

第三貴族

我覺得我的骨頭痛得很。

第四貴族

頭一天他送給我們金鋼鑽，第二天却是石頭。

台滿

再弄濶誰與下男！嫁出村內的主敲踏到廟頭來，嫁出村內不再跟差掛牌內

訓，前晚，手給和買賣，地位、規矩、習慣和法律呀，都是你們要編的反面，

所以你們要編下去吧！容易使人感戴的事說明，你應該的，傳來的真熱都

堆在舞臺上面，準備好，加以打聲吧！你還有什麼說明，叫我們的元老院議員

們那裏起來吧，他們的王國，我會替他們的爸爸一梳梳起來啦！叫住我和放

第一幕 玄觀典由妹獻後面。

第四幕

已給沉溺在酒色之中吧！亦重，應泡，故請與人的腐敗

吧！它們的收收局是到來的相像呀！那呼吧就傳來呼吸吧，這樣，他們的就會

## 第四幕

## 第一場 在雅典的城牆外面。

【台滿上。】

台滿 讓我回頭看看你吧。你把那些狼給圍在裏邊的城牆喇，就沒到地裏去，不要

再保衛雅典了吧！就叫你們的主婦都淫亂起來吧！就叫孩子都不再服從他們的

父母吧！叫奴隸和幫閒們，就把那些莊嚴，起皺的元老們從席位上給拉下來，

替他們來執行職務吧！青春的少女喇，就在你的少女時代亂來一陣吧！就當你

父母的面那麼幹吧！破產的，就趕快破吧；與其說還錢，倒不如就掏出你的刀

子，切斷你債主們的喉嚨吧！賣身的奴隸呀，你們偷吧！——你們莊嚴的主人們，就是大把搶錢的強盜，而且用法律來搶奪的呀。使女呀，跑到你主人的床上去吧：你們的女主人是在娼寮的床上呀！十六歲的兒子呀，從你癩腿的老爸爸手裏奪過他寒棉絮的拐杖，就用這把他的腦子給敲出來吧！虔誠，畏懼，對神禮拜呀，和平，正義，真理，家庭的威信呀，夜的安靜，和鄰里的和睦呀，教訓，禮貌，手藝和買賣，地位、規矩、習慣和法律呀，都是你們毀滅的反面，所以也就讓毀滅活下去吧！容易使人感染的瘟疫呀，你應驗的，傳染的高熱都堆在雅典上面，準備好，加以打擊吧！你坐骨神經痛呀，叫我們的元老院議員們都癱起來吧，他們的手脚，就會跟他們的老態一樣癱拐起來啦！叫淫慾和放蕩就浸到我們青年的精神和骨髓裏吧，這正跟他們很可以力爭的德性之流相逆反的，也就把他們自己給沉溺在酒色之中吧！疥瘡，膿泡，散滿雅典人的胸腹吧，它們的收成就到處的起癩呀！叫呼吸就傳染呼吸吧，這樣，他們的社會





我帶帶的請去...

第二場 雅典 在...

：好即未...

第二對人 然而...

非雷瓦斯 一...

第一僕人 聽你的嗎？管家師父！我們的主人那裏去啦？我們算是沒了嗎？就把我

們統趕出去啦？就什麼東西都沒有剩下嗎？

非雷瓦斯 唉呀！我的伙計們，我要對你們說什麼呢？讓那公正的諸神給我作見證

吧，我是跟你們一樣窮的呀。

第一僕人 像這樣一個人家就破啦！這樣一位高貴的主人就倒啦！全都走開啦！就沒

有一個肯扶他一把，像個朋友似地跟他共患難的嗎！

第二僕人 就像我們把我們的友伴丟到墳墓裏去，就轉過我們的背來一樣，他的親

第二對人

他的朋友們也就都從他埋葬了的財產那裏一齊躍開，給他留下的只有他們發過

第一對人

的假誓，就像丟掉一個空錢袋：他可憐的自己呢，一個只有西北風可喝的乞丐呀，跟他的入逃避的窮病一道，孤獨地，活像輕蔑的化身一樣行走吧，

又有我們的伙伴來啦。

非雷瓦斯

門赫強出去啦？這門赫強東前帶着官廳不認。這門赫強到全人前去，不分高低和貴賤

第一對人

【其他僕人等上。】  
齊來福又！姓門內主人那裏去啦？姓門草草是認了。線路好

弗雷瓦斯 一所倒敗家宅的破爛傢俱都在這裏啦。

第二僕人 然而我們就在心裏還穿着台滿的號坎的，這從我們的臉上我就看得出來

；我們永遠都是伙伴的，我們就一同在給悲哀服務的呀。我們的船是漏啦，我

們，可憐的友伴，都站在要漲的甲板上，聽着四近的波濤：我們都要分散到這

片茫茫的海裏去的呀。

弗雷瓦斯 我們的伙伴都在這裏啦，朋友呀，我最後的這一點錢財，在你們中間給均分一下吧。不論在那裏我們要遇見的時候，爲了台滿的原故，我們還是親親近近的吧：讓我們握握手，就算是給我們主人的好景撞喪鐘說，「我們都已經見過好日子了呢」。每個人都拿一點吧；（給他們錢）不，把你們的手都伸出來吧。再沒有話說啦：是貧窮的離別呀，我們却帶着很富足的悲哀離別吧，「他們互相擁抱，然後分途走開了。」啊！榮華富貴帶給我們的這過分的悲慘呀！誰會不願意跟財富斷絕呢，既然富足，招來的却是不幸和輕蔑？誰願意因爲榮華受到這樣的嘲弄呢？誰願意像這樣生活下去，所謂親友的都不過作夢一般的呢？誰願意像他那樣排場一回，赫赫一時啦，却都不過是塗上的彩色，就跟他那些油漆的朋友們一樣呢？可憐的老實主人呀！就由他的待人厚，敗了家，由於善良一切全完了呀！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怪性情呀！生當一個人的最大罪惡就是他作了太多好事的時代！那麼誰敢再有一半這樣的仁慈呢？因爲恩惠，那使神



第三場 會黨無名 蘇東人會黨 會黨盜劫別氏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蘇東人會黨

人呢？」若是這一個是呀，他們就全都是的；因爲人一級一級地爬上去，就都受低一級的恭維奉承的呀；有學問的腦壳要對有錢的傻瓜低下去：一切都是歪曲的；在我們該詛咒的人間世，除掉直接的作惡以外就沒有什麼選情直行的事情。所以要避免一切的宴會，交際和人羣呀！台滿就連他的類似物，是呀，就是他本人，都看不上眼的；毀滅就抓住人類不放吧！大地呀，把草根給我吧！

〔捆着〕從你這裏要找尋再好些的東西的，就拿你最有效驗的毒物去調他的味吧！這是什麼？黃金呀！黃澄澄，閃光的，貴重的黃金呀！不，諸神呀，我並不是口是心非的信徒的。草根吧，你清明的天神呀！這麼多的這種東西會使黑的白，醜的美，錯的對，賤的貴，老的少，怯的勇起來的。啊！你諸神爲什麼這個呢？這作什麼呢，你諸神呀？瞧，這就會把你的祭司和奴僕從你的身旁給拖走的，會把壯漢的枕頭從他們的頭下給撤下來：這個黃色的奴才會結合也會打破宗教的；會祝禱那該受詛咒的，會使長象皮癩的受禮拜；會放盜賊跟元老

奇說最煩的平盤莊佛歌姓的，而且把蘇歐，雅弄和額揚都加在他們身上；這就是使  
非獨張老的癖癖再蘇的詞哪，就是病院和爛瘡都要對她作嘔的那樣女人呀，黃金就  
給整香膏，如香料她，又回到生命的青春時代啦。來吧，禮吻的大地呀，你人類  
的共同禍端呀，在各國的亂民中間給撒起鬥爭的，我要叫你發揮出你的真正

的本性來的。[遠遠地進軍]。啊！鼓聲嗎？你算是活啦，然而我要埋起你來的：  
你會去的，堅決的賊呀，等到你患痛風病的看守站不起來的時候：「不啊，要你  
亞蘭在外面作信物的呢。」[保存着一些黃金。]

出指古地愛荷的航大船。  
台滿 [亞蘭西巴地斯，外有戰和軍備戰時態態上。建立尼亞和台曼得拉隨上。]

台滿 [亞蘭西巴地斯，外有戰和軍備戰時態態上。建立尼亞和台曼得拉隨上。]

亞蘭西巴地斯，你在那是作什麼的呢？你說吧。  
台滿 [亞蘭西巴地斯，外有戰和軍備戰時態態上。建立尼亞和台曼得拉隨上。]

台滿 [亞蘭西巴地斯，外有戰和軍備戰時態態上。建立尼亞和台曼得拉隨上。]



台滿 亞德西地斯 你叫什麼名字呢？人就叫你這樣痛恨的嗎？你自己不就是一個人嗎？

台滿 我是一個恨人的人，就恨全人類的。你就說，我願意你也是一條狗吧，我也許有些愛你的地方的。

亞德西地斯 我很認識你的，不過你的這種情形我就不知道。也沒有聽人說過。

台滿 我會地認識你的，不過我認識你以外，我就不再知道一些啦。跟你的鼓

本地吧，用人的血塗抹地面。紅紅的，紅紅的，宗教律條，民間法律都是殘酷

的，同那戰也，戰爭還應該不是殘酷的嗎？你的這個可怕的是婦，別看她的面貌活

命離天離一吸，在她身厚，就拍你的額額，更大的殺力的呀。

弗登寇亞，由潮潮，你的嘴吧，她是說，到味，歐，要儘，此，非，到，准，為，文，人，和，黃，金，原

滿，給，給，我，不，能，跟，你，接，吻，的，而，那，麼，這，個，就，級，兩，個，的，嘴，唇，吻，良，士，；，豈，是，是，到

亞勒西把地斯 那裏滿積的台滿怎麼會這樣的火藥呢？

台滿 就跟明鏡一樣，由於缺乏拋球放炮。但是我却不能讓胡亮那裏到時候又耀光

的。就沒有了那麽多的太陽借光給我啦呢。如台滿，其其是因前時劍裏，因

亞勒西把地斯 高貴的台滿，我可以對你有什麼朋友的行動嗎？

台滿 沒有的，但是就堅持我的意見吧。

亞勒西把地斯 好壞是你的意見呢？台滿的坐位前蘇裏去台滿會來去。

台滿 俄約下友精強但是脚肘強都還要強行。若呢你就不約不許就降級給你

台滿 肥，因為你就是一个個人呀！若是你就履行起來呢，神就滅了你呢。因為你就

台曼魯 是一個個人呀！

台勒西把地斯 你遭的不幸情形，我已經聽說過一些的。

台曼魯 你就看見過的呢？那時候正是我的全盛時代呀。那時候和台滿

台勒西把地斯 我現在才看見啦呢，那時候是個幸福時代呀。

台滿 就像你的現在一樣的吧，受一對娼妓的挾持。

台曼得拉 這就是雅典的紅人，全世界就都那樣尊敬地對他歡呼的嗎？

台滿 你是台曼得拉嗎？

台曼得拉 是呀。

台滿 就永遠作一個賣淫婦吧；把你當玩物的那些人就不愛你的呀；給他們疾病，

你就留下他們的淫慾吧。利用你喚起色情的時間吧；為的坐浴桶和洗澡料奴隸

們化吧。把玫瑰色面頰的青年給收拾的坐到浴桶裏去行斷食療法吧。

台曼得拉 你該死的，妖怪呀。

亞勤西吧地斯 原諒他吧，可愛的台曼得拉，因為他的神志就被淹沒，也迷失在他

的災難裏邊。我近來只剩有一點點的金子啦，台滿，在我窮困的部隊裏，因

為缺乏金子造成叛變的事，差不多妖妖都有。我已經聽說，也聽過的，該

亞勤西吧地斯的雅典，怎樣地不關心你的功德，忘掉你偉大的勳業，當時的鄰邦，若不

是因為你的劍和你的財產，早已經踐踏在他們身上。

台滿

我請你，就播你的鼓走你的路吧。

亞勒西巴地斯

我是你的朋友，也憐惜你的，親愛的台滿。

台滿

你攪擾的人，你怎麼算憐惜他呢？我寧可就一個人吧。

亞勒西巴地斯

好，再見吧：這是給你的一點金子。

台滿

你帶着吧，我就不能吃它的呢。

亞勒西巴地斯

等我記得忘形的雅典給弄成廢墟的時候

台滿

你是進攻雅典的嗎？

亞勒西巴地斯

是呀，雅典，就有理由的呢。

台滿

在你的征服裏，就叫天神把他們都給誅滅了吧；而且以後就該你啦，等到你

已經勝利了的時候。

亞勒西巴地斯

我，為什麼呢？

台滿

你為什麼不聽聽我的話？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台滿 吧，這是一堆金子的，前進吧；要就像是一種流行的瘟疫，這時候卓夫

見祭司們神聖的長袍裏流着血吧！就都穿不透一點點。有金子發給你的士兵們

啦！這成天毀滅吧！而且，你的憤怒發洩完了，你自己也就毀滅了吧！不要說

啦，去你的吧。

亞勒西巴地斯：你還有金子嗎？你給我的金子我要領受的，並不是你的全部忠告。

台滿：你領受，或是不領受，上天的詛咒都要落到你的頭上的。

弗立屠亞：給我些金子吧，好台滿，你還有嗎？

台滿：有夠叫一個娼妓發誓不再幹她那一行的，也夠叫娼妓們都脫離她們的娼寮的

弗立屠亞：再給我一等吧，你們的圍胸都鼓起來啦！你們是沒有資格發誓的呀

然而，我知道，你們要發誓的，就會令人恐怖地發的，叫聽你們發誓的諸天

衆神都劇烈地戰慄起來，好像發了神癩的一樣；留留你們的謬言吧，我要信託

你們的品性的：永遠作娼妓吧；若是有人用他虔敬的話語極力來感化你呀，站

在娼妓的立場要堅定起來吧，迷惑他，把他給燒完吧；叫你掩匿的情火壓倒他

冒出來的詩烟，不要作個變節的吧；然而，底下纏有六個月的工夫，你可以把你的心事都用在完全相反的方面啦；就拿死人的頂戴物去蓋你可憐的薄薄屍頂吧；不怕他是被絞死的呢，也沒有關係；帶起這些來騙弄他們去；永遠作娼妓吧；把你的臉就塗抹得連一匹馬都會陷在裏邊吧；一臉梅毒的皺皺呀！

弗立尼亞  
台曼得拉  
情都會做的呀。

好，再給點金子吧。那又怎麼樣呢？你要相信，爲了金子，我們什麼事

把癆病給播種在人類的空骨頭裏；侵襲他們瘦稜稜的小腿骨，也就破壞人們的使用靴跟鐵吧。倒律師的嗓音吧，他就永遠不合再給非法的權利辯護，也不會再響亮地發出他的巧辯啦；叫祭司就長象皮癩吧，他就譁然地埋怨肉體品質，也就不相信他自己啦；爛掉鼻子，完全地爛掉它吧；就整個把他的那架鼻梁，就是那從公共的福利上先嗅出個人利害的真跡給拆掉吧；叫那水波紋頭頂的壞蛋就禿光光吧，也叫那在戰爭中都沒有落下疤痕的牛皮客，從你身上吃到

些苦頭吧。就禍害一切吧。你的活動儘可以把一切直立的根源都給毀盡殺絕的呀。就還有金子呢。你們叫別人受罪。這個就叫你們受罪。也就叫滾滾揮你們一齊給埋埋了吧。

弗立尼亞 就再忠告，再給錢吧。仁慈的台滿。

台滿 就再娼妓。首先再禍害吧。我已經付給你們定錄啦。

亞勒西巴地斯 播鼓。向雅典行進吧。再見。我是我得到底功的。讓我看我能否來拜訪你的。

台滿 若是我達到希望的話，我就永遠不會再看見你的。

亞勒西巴地斯 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你的呢。

台滿 傷害過呀，你說了我的好話啦。

亞勒西巴地斯 你把那叫作傷害的嗎？

台滿 人們每天都在受這種傷害的呢。給我滾開，把你的小獵狗們也都隨身帶走





台語 懷孕老虎，夫麒麟，狼，和熊吧。就孕育新的怪物吧。在你仰着的面孔上，就

從來不曾對上天的大理有管閑事。經過的呀！斬呀！一棵草根啦；感謝不盡的呢：

最透你的精華，葡萄園和耕作地吧。無情無義的人類呀！就在這上，才得拿香

甜的飲料和肥美的食物。把他們純潔的心給弄得淫穢起來，因這，一切的思想

才從他們的心上疏忽過去。盲人提燈過路，只照自己。這燈底底，看路出出，自己

前掃盲，想開的鼻息，望着的腳步，這燈底底，看路出出，自己

不認識的。眼裏望着的，自己，這燈底底，看路出出，自己

又是人嗎？該死！該死呀！早自急於盲眼合而，這燈底底，看路出出，自己

亞庇曼塔斯。我基有內緒指引到這里來的：聽人傳說你就學了我的樣子，也就照貓

畫虎描龍那一陣啦。這燈底底，看路出出，自己

台語 那麼，那就是因為你沒有養一條我要模仿的狗狗。病你的肺癆去吧！去去去

台語 那麼，那就是因為你沒有養一條我要模仿的狗狗。病你的肺癆去吧！去去去

亞庇曼塔斯：你這不過是一時病態；由於景況的改變發生的一種可憐的，非丈夫氣  
 的憂鬱病罷了。幹什麼這把鋤頭呢？這個地方呢？這種奴隸樣的裝束呢？作什  
 麼鬼麼？又是這副愁苦的形容呢？跟在你後面跑的那些傢伙就都還穿絲的，睡軟的，  
 喝美酒，擁抱他們香艷的情婦，早已經忘掉有過台滿這樣一個人的事了。

不要擺出一個要貧嘴的面目，來羞這些樹木。你現在也要做一個拍馬吹牛的呀  
 ，就在那已經把你給毀了的上面去找你的成功吧；屈下你的膝蓋去，你要討誰  
 的歡喜，就叫他的鼻息把你的帽子給吹掉吧；他有什麼最壞的特殊脾氣你就滿  
 口稱讚，說是真了不起吧。有人對你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就伸出你的耳  
 朵，像酒館跑堂的，對於一些鴉雀鬼和所有的僱客，表示歡迎一樣吧；你變成  
 壞蛋，這是最天公地道的啦；要不然，你就是又富起來啦，也一定是給壞蛋們  
 預備的呀。不要學我的表面，弄得不三不四的吧。別草率地；別擺不盡的架；

台滿：我真是真像了你的話，我總覺得把我自己丟掉不要啦。不過，這面其土，真

亞庇曼塔斯：你不是已經把你自己給趕掉了嗎，就因為像你你自己那樣呀；做了這樣  
久的癡漢，現在又是個懶鬼啦。什麼！你以為你吵吵嚷嚷的這傳，那陰冷的  
寒風，會把你的襯衫給烘燻的嗎？這些生青蔥的老樹，比老鷹壽命還長的，會  
躡在你身後，且你一指使，就為你奔走的嗎？凍了淋漓的寒冷溪流，會像酒湯似  
草草地把你清晨的口味給煖過來，救治你昨夜的過飽嗎？召喚這些飛禽走獸吧，它  
們生來就赤裸裸的，在以萬物為芻狗的「天地不仁」下生活的呀，它們的軀體  
就在大自然裏沒有一點遮掩地任憑風吹雨打的呀；就叫它們來奉承你吧；啊！  
台滿：這樣，你就會找到——

台滿：一個傻瓜在你的身上啦。你給我走開吧。

亞庇曼塔斯：我現在，比往常，對你要喜歡得多了。

台滿：我可更討厭你得多的。

亞庇曼塔斯：爲什麼呢？

吞滿：因為你就恭維不幸呀。

亞庇曼塔斯：我並非恭維的，不過說你是一個可憐虫吧啦。

亞滿：你爲什麼撲上我來呢？

亞庇曼塔斯：來叫你心煩的啫。

亞滿：幹這種勾當的，不是壞蛋，就是一個混蛋的。這裏邊有你的什麼好處呢？

亞庇曼塔斯：有呀。

亞滿：什麼！那麼說，你不但混蛋，也是一個壞蛋的嗎？

亞庇曼塔斯：你若是爲的鞭打你過去的得意忘形，穿起這種寒酸的裝束來，那就好

啫；不過你這是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呀；一旦你要不是乞丐的時候，你一定又

擺起老爺的排場來啦。有意製造的不幸呀，就比如握不定的榮華活得長，也成

就得早的；這一方面是時時都在壞，却永遠都壞不滿；那一方面，就最稱心滿

亞滿：就是最好的景况，裏是不知足呀，就過得一種惶惑不寧也最悽慘的生活

，就比在最壞的境況下，知足常樂的，還要壞得多呢。你現在是內外兩慘呀，還不如就死了的痛快呢。

台滿 若是聽一個境況更慘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就不應該想到死上去的呀。你是一個奴隸的，幸運女神的溫柔臂膀從來沒有寵愛地擁抱過你，却只是等於養活一條狗吧了。假使你，就像我這樣，從我的一出娘胎就一步一步過的都是愉快的生活，此生雖屬有限，也儘可以使奴喚婢，一呼百諾地受用的時候，你一定早就投身在流行的吃喝玩樂裏啦；早把你的青春在各種不同的淫慾的床上虛弱下去啦；你也早就玩起甜言蜜語的那套把戲，絕對不會學來這種冷冰冰板面孔的教訓啦。但是我呢，却有這個世間作我的糖果店，就有那麼許許多多的嘴，舌頭，眼睛以及心情都像樹葉在橡樹上面粘在我的身上的，一經冬天的掃蕩，就紛紛從它們的枝頭落下，把我給丟在那里無遮欄的，赤裸的，經受每次暴風雨的吹打啦；我，一個除掉更好的生活以外就絕對不知道的人，來担受這個

，當然是有些重啦：你是一生下地就在苦難裏養活的，一年一年早把你給擺佈得不生感覺啦。你爲什麼要憎恨人們呢？他們從來沒有惹過你的：你也沒有幫助過誰的呀？你若是要詛咒的話，只有你的爸爸，那個可憐傢伙，才應該是詛咒的對象的，他滿懷怨恨地把廢料填給一個女乞丐，就製造出你這個祖傳的窮無賴啦。去吧！滾你的吧！你要不是生來就是人類中最下等的呀，你早是一個壞蛋和趨炎附勢的啦。

亞庇曼塔斯 你還是驕傲的嗎？

台滿 是呀，因爲我就不是你呀。

亞庇曼塔斯 我也驕傲的，因爲我就沒有作過敗家子的。

台滿 我呢，因爲我現在就是一個敗家子的：要是我就把全部的財產都封存在你的身體裏啦，我一定會准你去上吊的。滾你的吧！要是全雅典人整個的生命都在這裏邊呀！我願意就像這樣地吃它下去。

將出頭。

【吹着鼓】。日常最要謹識以快。再再也不成限的升強。發音時時于；

不有需長蘇金裏香由細刻。想即想即笑紛紛影兒翻空望；

亞鹿曼塔斯 給你吧；我要給你改善一下你的盛饌的。

台滿 先改善一下我的伴侶和挪你自己給我拿開吧。

亞鹿曼塔斯 所以我就會改善一下我自己的啦，因為缺了你的原故。

台滿 這樣地改善法並不高明，屢倒非常拙劣的；若是不然的話，我倒情願就這樣

亞鹿曼塔斯 改善一下的。

亞鹿曼塔斯 對於雅典，你有什麼話託我代達的嗎？

台滿 你就在一陣旋風裏向那裏去吧。你要願意就告訴他們說，我這里有金子的

。瞧瞧吧，我就有這許多呢。

亞鹿曼塔斯 在這裡金子就沒有用處的呀。



台滿：就在這裏才是金子最好又最恰當的地方呢；因為它在這裏就消聲匿跡，不會

被僱去害人的呀。

亞庇曼塔斯：你夜裏睡在什麼地方呢。台滿？

台滿：就在那在我上面的底下吧。你白天在那裏吃呢，亞庇曼塔斯？

亞庇曼塔斯：在我的肚皮找到吃的地方，或者，不如說，就在我吃東西的地方吧。

台滿：假使毒藥就聽命又懂得了我的心事呀！

亞庇曼塔斯：你要打發它到那裏去呢？

台滿：到你的菜盤裏給調調味吧。

亞庇曼塔斯：你就從來不知道人間，除掉兩極端的以外，還有所謂中間的生活的。

在你滿身繡金熏香的時候，他們就嘲笑你的過於講究啦；你現在這樣破破爛爛啦，又除去因為皮常遭受輕賤以外，你再也不知道別的什麼。這有枸杞子；給

你吃吧。

台滿 我就不拿我惱恨的東西來養活我的。

亞庇曼塔斯 你就憎恨枸杞子 (Medlar) 嗎？

台滿 是呀，雖然它看起來很像似你，也要討厭的呢。

亞庇曼塔斯 你若是再早些就知道討厭好事的 (Medler) 啦，你早就應該更多愛自

己一些啦呢。你幾時聽說，有過揮霍無度的人，在他的財產蕩盡以後還有人理

他的嗎？

台滿 你幾時聽說，有什麼人，並沒有你大談的那些財產，就有人理他的嗎？

亞庇曼塔斯 有啊，我就是一個的。

台滿 我明白你的意思的；你就有過夠養一條狗那麼多的財產的呀。

亞庇曼塔斯 在世界上，有什麼東西你能拿它最近似地跟你那些趨炎附勢的相比擬

呢？

台滿 女人最近似呢；但是男人，只有男人才真正是那種東西的呢。若是把這個世

台滿 界交在你的權方下啦，亞庇曼塔斯，你要怎麼處理呢？

亞庇曼塔斯 把它交給畜類，就把人們給驅除掉吧。

台滿 你就願意在人類的毀滅裏，把自己留下來，跟畜類在一道，作個畜生的嗎？

亞庇曼塔斯 你說的對啦，台滿。

台滿 一種作畜生的奢望，諸神呀。就叫你達到吧。不過，若是你就是獅子呢，狐

狸呢，一定要欺騙你的；若是你就是羔羊呢，狐狸一定要吃掉你的；若是你就是狐

狸呢，當你萬一叫驢告發了的時候，獅子就要猜疑你的；若是你就是驢呢，你

的愚蠢一定要折磨你，你就算是還活下來，也不過作狼的一頓早點吧了；若

是你就是狼呢，你的貪婪一定要苦惱你的，你也一定常常爲了你的吃頓飽飯要

冒性命的危險；就算你是野牛吧，驕傲和狂怒就會把你給毀滅了的，你自己也

就會成爲你的狂怒的俘虜啦；就算你是一隻熊吧，你就会被馬殺死的呢；就

算你是一匹馬吧，你就会被豹給促住的呢；就算你是一隻豹吧，你會算是獅子

的近親的，你的親戚身上的斑點也就是要你性命的證件的；你唯一的安全就是

台滿立時走開了，你的防禦就是不在近前。你能伴什麼畜生來受制於馴馴畜生的呢

亞底曼塔斯？在變成畜生裏，就看不出你的毀滅，那你已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畜生了呢？

亞底曼塔斯：你若是能拿對我談的話叫我滿意呀，你這也許就算碰對地方了呢；雅

台滿典社會就變成一座羣畜聚居的森林啦。這畜畜對畜畜東西書冊：各且對各

台滿：那麼，那這條驢子怎麼就撞破了城牆跑到城外來啦呢？

亞底曼塔斯：在那邊，來了詩人和畫家：伴侶的癩病又要降到你的頭上來啦！我怕

台滿：要傳士的，躲開吧。等我就不知道另外有什麼事要做的時候，我會再來看你的

亞底曼塔斯：那，那台滿出來出率而還滿以長，再對台滿：那台滿。

台滿：隻到除你以外就沒有什麼活的東西的時候，你會受歡迎的。我寧可就是一條

亞底曼塔斯的狗也比作亞底曼塔斯好的。

亞底曼塔斯：你簡直是所有的活傻瓜中間的首領。

台滿 但願你就乾淨得夠得上往上吐痰吧！

亞庇曼塔斯 你真該死啦！你簡直就遭受詛咒都太惡劣啦！

台滿 所有的壞蛋，要站在你近旁，就都算是純潔的呢。

亞庇曼塔斯 除掉你所噴出來的惡話以外，再沒有所謂瘋病啦。

台滿 若是我就說出你的名姓來的時候。我要打你的頭。但是我却怕傳染到我的手上。

亞庇來

亞庇曼塔斯

但願我的舌頭就能把牠們給爛掉吧！

台滿 滾吧，你癩狗下的崽子！氣死我啦。就有你這樣個東西活在世上；看見你我

亞庇就要昏過去的。

亞庇曼塔斯 但願你就不要爆裂的吧！

台滿 給我滾吧，你討厭的流氓！我很抱歉，因為你，我要損失一塊石頭的。

〔對他拋去一塊石頭。〕

台詞 總算對朕是朕的話，出讓皇對朕去呀！

亞庇曼塔斯 你畜生！而且愛管閒事不準呀！

台滿 你奴才只管管閒，安爾爾。

亞庇曼塔斯 你癩蛤蟆！

台滿 拋擲我毒蛋，你壞蛋呀！我就厭棄這個虛偽世界，除非就是在這世上非要不

靜的東西以外，我就毫無所愛的呢！那麼，台滿，馬上預備你的墳墓吧；躺在

亞庇曼塔斯 流水的轉波每天都可以衝擊到你的墓碑的地方吧；作下你的墓銘，是在

你的死裏可以笑傲別人的活的墓銘吧。〔看看黃金。〕你飽麗悅目的殺戮國王

的骨在父子的骨肉之間悽慘逼人的分裂者呀！就是最純潔的婚姻神的床第都逃

不過的，你光輝耀眼的玷污者呀！你勇武的軍神呀！你永遠青春，新鮮，可愛

而且優雅的求愛者呀！你的紅顏就把那神聖的白雪，那放在代安娜（Diana）

女神圍裙上面的紅雲給溶化了呢！你親身說法的天神呀，你給結合了暗不相能的，就叫他倆互相親吻起來啦！你就用每張嘴講話，達到每種目的的呀！你人心的試金石呀！記住吧，你的奴隸，你人類的謀叛，就由於你的效能，把他們給放進自趨滅亡的循環裏，因此高舉我可以把世界放在支配下啦！目的，目的，亞庇曼塔斯，但願就這樣吧，不過這不用等到我死了以後的，我就說出你有金子的

事來，說說之間，你就會被包圍起來嚇倒，台滿，其土財神說的對臺那，誰道台滿包圍起來嗎？

亞庇曼塔斯 是的呀！

台滿 當心你的脊背吧，我請你。

亞庇曼塔斯 生活上去，而且愛着你的不幸吧！

台滿 就這樣地長期生活，也就這樣地死去吧！

「亞庇曼塔斯下。已……」英國內政與領土部長曼塔斯與謝爾登會談，談及薩  
台縣。薩爾登大談劫案不報，曼塔斯十分生氣。曼塔斯對謝爾登說：「你對劫案會如何處理？你對  
盜劫可饒了我啦。又有幾人似的東西啦，吃飽了，也就憎恨他們吧。」

台說這話，謝爾登即：「又五那曼文人主兩兒乎。」

全謝爾登盜賊數人上。下曼盜賊。不……

第一盜賊 他那里會有那麼多的金子呢？最多不過是他用剩下的一點點零頭，一些  
第二盜賊 冷汁吧了。就因為缺乏金子，和他朋友們的叛離，才把他給逼得這麼神  
第三盜賊 離神經的呀。

第二盜賊 外邊哄傳他就有一大堆的財寶的呢。

第三盜賊 我們嘗試探試探他的：若是他就不拿這當回事呢，他會很容易地就給我  
第四盜賊 若果他就貪婪地自己留起來，我們怎麼才會得到手的呢？



第一盜賊 新啦，這爲他就不賴在幾遠，是埋在什麼地方的。

第二盜賊 這不就是他嗎？……

其他盜賊 在那邊……

第一盜賊 這正是他的裝束的。

第三盜賊 是伸，我認得他的。

全體盜賊 天神保佑你吧，台滿。

台滿 怎麼，盜賊們嗎？

全體盜賊 我們是兵，不是盜賊的。

台滿 兩樣都是吧；反正都是女人生的兒子呀。

盜賊們 我們並不是盜賊，不過是牛分缺乏的人罷了。

台滿 你們最大的缺乏不外是你們十分缺乏吃的吧。爲什麼你們會缺乏呢？看哪，

地面就有菓糕的。在這麼一英里內就噴出上百的泉水；橡樹結有橡栗，就是劑

一樣都結有抹紅的果子的呀；大方的主婦，自然，就在每棵灌木上都給你擺好了豐盛的吃喝的。缺乏嗎！爲什麼缺乏呢？

第一盜賊 我們不能像地上走獸，天空飛鳥和水裏游魚那樣，拿草，拿漿果，水來活命的呀。

台滿 你們也不能拿獸類以及鳥和魚來活命的；你們就應該吃人呢。然而我要感謝

你們的呀，因爲你們就拿作盜賊爲專業，你們就不躲在神聖的掩護下暗地行事

；要知道，在受限制的職業裏，就有無限的盜賊行爲的呀。壞蛋的盜賊呀，這

就是金子呢。去喝。吸取葡萄兇險的血液，直到這種高熱把你的血給沸騰的起

泡爲止；也就這樣惡記掃要被絞死的事吧；不要信賴醫生吧；他的解毒藥就是

毒藥的。他殺的人比你搶的要多的多啦。財寶到手就在一起生活下去。行兇作

惡惡。你們既然立誓要作，就像工人作工一樣地作吧。我要用盜竊行爲舉例給

你們聽聽：太陽就是個強盜的。他極大吸引力搶劫廣大的海；月亮是個著名



第一盜賊 讓我們在雅典裏首先看見和本吧，就沒有像這樣悲慘的時代啦，要是一個人再不能真誠一點的話。

【盜賊等下。】

【弗雷瓦斯上。】

弗雷瓦斯 啊，諸位天神呀！那就是遭人鄙棄弄得傾家敗產的，我的主人嗎？就會這麼憔悴枯槁了嗎？真把慈善事業的紀念碑和奇蹟給遭塌到這地步了呀！無可挽救的窮乏把一個體面人給改變成什麼樣子啦！在人世間，還有什麼比所謂朋友的，就把最高貴的心情給弄到最低賤的結果，再惡劣不堪的事情嗎！多麼稀罕的呀，就碰上這種時代啦，希望人去愛他的仇敵們，成爲流行的風尚啊！就

算是我要愛吧，寧可就向那些要加害於我的去求，比起那些就在害我的人來！他已經看見我啦：我要把我真誠的悲傷獻給他的；也就當作我的主人，永遠爲他效命吧。我最親愛的主人呀！

【台滿向前走來。】

台滿 走開吧！你是作什麼的？

弗雷瓦斯 你已經忘記我啦嗎，先生？

台滿 爲什麼問這個話呢？我已經把所有的人們都忘掉啦；那麼，你若是承認你是一個人的話，我就已經忘記你了的。

弗雷瓦斯 我是你的一個忠實的可憐的僕人呢。

台滿 那麼，我就不認得你的：在我左右我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忠實的人的；是呀，

我養的就都是些壞蛋的，拿東西給壞東西們吃。

弗雷瓦斯 諸神作見證吧，從來沒有過可憐的管家，爲他已經傾家敗產的主人，比我的眼睛爲你，含有一種更真實的悲傷的呢。

台滿 什麼！你哭啦？來近一點吧。那麼，我愛你的，因爲你簡直是一個女人，就否認鐵石心腸的男性；他們的眼睛從來就不流淚，除非是快樂和歡笑的結果。所謂憐憫早醒着啦呢：多麼奇妙的時代呀，就由於要笑才哭，並不是要哭才哭

的呀！

弗雷瓦斯 我求你要了解我的，我的好主人呀，接受下我心裏的悲傷，只要這一點可憐的錢財支持下，就掌我永遠當作你的管家看待吧。

台滿 我就有一個這樣真誠這樣正直，現在又這樣體貼的管家嗎？這幾乎把我暴躁的性情給緩和下來啦。讓我看看你的面孔吧。當真地，這才是女人所生的男人呢。你永遠清醒的衆神呀，原諒我不分皂白，不留例外的莽撞吧！我要聲明，

有一個忠實的人的，不要誤會我吧，也只是一個的呀；也不要再多了吧，他不過是個管家呀。要是我所憎恨的就全人類都在內，該多麼快意呀！然而，你却把你自已從這裏救出來啦；但是除了你以外，我就一個也不留地用詛咒咒死他們吧。我認爲，你現在比起聰明來，倒是更忠實的呢；因爲，藉着擠兌和出賣我，你可以很快的找到別的差事的；有許多人就都這樣地踏着他們第一個主人的頸頸爬到第二個主人那里去啦。但是對我說真話吧，——因爲我就時時都要懷疑的，雖然從來沒有這樣確實地，——你的好意，就不是弄鬼的，貪婪的，就算不是一個放高利貸的那樣慫慂，也總像有錢的人送禮那樣，期望拿一個換一個回二十的嗎？

弗雷瓦斯 不是呀，我最尊敬的主人；在你的胸懷裏，把懷疑和猜度，啊呀，就放得太晚了呢！在你宴客的時候，你就應該疑懼虛偽的時代呀；猜疑永遠都等到財產最少了的時候才起的。至於我所表示的，上天會知道的呢，完全是對偉大

心情的愛戴，義務和熱誠的，只是對你日用和生活的關心呀；相信我吧，我最尊敬的主人呀，所有在我分內的任何利益，不管是在希望裏的，是當前的，我都換成了這樣一個願望，你要由於叫你自己先富裕起來，有了力量和錢財來酬報我吧！

台滿 看你情形，是這樣的呢。你惟一忠實的人呀，把這裏的，拿去吧：諸神，由於我的不幸，把財寶送給你啦。去吧，富裕地，幸福地生活下去吧；但是我們要像這樣地講好條件：你要跟人們隔離開；要憎恨一切，詛咒一切，對任何人也不要表示一點慈悲，在你救濟討飯吃的以前，就讓那包在骨頭上的瘦皮脫下來吧；你不肯給人的東西就送給狗吧，讓監牢吞沒了他們，債務把他們給弄得一乾二淨吧；叫人們就像枯朽的樹木一樣，疾病就可以吸乾他們虛偽的血了呢！也就這樣，再見，諸事順隨吧。

弗雷瓦斯 啊！讓我留下幫你料理一下生活吧，我的主人。



治痛

若是你討厭詛咒，就不要留下；逃開吧，在你受到祝福也有自由的時候：你從此就永遠見不到人，讓我也永遠看不見你吧。

【各自，分頭下。】

台新

（此處為劇中對話，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僅能辨識出「台新」二字及若干零碎詞句。）

（此處為劇中對話，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此處為劇中對話，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此處為劇中對話，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此處為劇中對話，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第五幕

第一場 樹林。在台滿的洞窟前。

〔詩人和畫家上。〕

畫家 照我記下來的情形，這個地方離他住的就不會很遠了的。

詩人 對他要做什麼想法才對呢？他就這麼黃金纍纍的傳說，會是真的嗎？

畫家 當然真的啦：亞勒西巴地斯傳出來的；弗立尼亞和台曼得拉就得到了他的金

子。他同樣地拿大量的金子使幾個可憐的散兵都發財啦。據說，他交給他的管

人家一項很大的數目呢。

詩人：那麼，他的這次破產，一定是對他朋友們的一種試驗啦。

畫家：另外還有什麼？你就要看見他，在雅典是個大人物，要紅極一時的。所以，畫家在他的這次裝窮時，我們對他表示我們的關心他，就一點不錯；這一方面顯得，請人我們的忠誠，一方面就有八九成我們所追求的目的，可以達到的。若是關於他畫家的財寶流傳的消息是正確而又真實的時候，想不會對畫家了。

詩人：你現在有什麼要呈獻給他的嗎？

畫家：這一次，除去我的拜訪以外，就任什麼都沒有的；不過我要對他就許下一幅機出的作品。

詩人：我也要像這樣貢獻給他的；把我要寫的東西的內容先對他說說。

畫家：就好到不能再好啦，口頭許願是這個時代的真正風氣的：這就打開了期待的眼睛；實在去作畫往就因為他的去作，才是更無味的；除非在更老實更簡單的，那類人裏，說的話要去作，就完全不合時尚。許願是最名貴最上流的；實行

請是這類的頭腦裏，就分明非常混亂的呀。

【台滿從他的洞窟上。】

台滿 「旁白。」真是了不起的畫家呀！你就畫不出一個像是你自己一樣那麼不堪

的人做。

詩人 我正想着，我要說我已經替他起好腹稿啦：這當然就是他自己的——一個化身的

；是對於富貴禁不起風霜的一種諷刺，以及那追隨青春與富裕，說不盡的諂媚

言的一種暴露的呢。

台滿 「旁白。」你一定要做你自己作品裏的一個壞蛋嗎？你要在別人身上鞭打你

畫自己的缺點嗎？這樣做吧，我有金子給你的呢。

詩人 我不要再說啦，我們找他去吧，在我們可以碰到利益，却來得太晚了的時候，

人 那麼簡直是我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啦。

畫家 真的呢：當白天當值的時候，在四處都黑暗了的夜間以前，藉着可以自由使用又是奉送的亮光，找到你所需要的東西吧。來吧。

台滿 【旁白。】我要在轉彎的地方迎上你們的。黃金是一位什麼樣的神呀，他就在一座比猥豬的地方還要卑陋的廟堂裏受崇拜的啊！叫小船揚起帆來，破開海浪的是你，把不可思議的尊敬給安置在一個奴隸心裏的也是你呢：對你是要崇拜的呀；你也永遠都拿禍害來表彰你的聖徒們，來酬勞那些惟你是從的人的。

• 正好，我迎上他們啦。

【往前迎着。】

詩人 啊哈，值得尊敬的台滿呀！

畫家 我們以前的高貴主人呀！

台滿 我就有這麼一次，活着看見兩個忠實的人嗎？

詩人 先生，因為時常領受你的高恩厚德，聽見你是退隱啦，你的朋友們也都叛離啦，他們的忘恩負義，——啊，令人痛恨的妖孽呀！就把上天的鞭子全拿來抽打都不夠大的——豈有此理呀！就對你，你星辰一般的高貴，拿生命與感應賦給他們整個存在的呀！我都氣瘋啦，就不能用任何大小的言語，把這種無情無義的巨大軀體給遮掩起來啦。

台滿 那麼就讓它光着去吧，不要遮掩啦，叫人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的。你們，是誠實的，由於你們現下的情形一比較，使他們被看得，也被知道得最清楚不過啦。

畫家 他和我自己在你恩賜的博大雨露裏沐浴過，也親切地感到過啦呢。

台滿 是呀，你們是忠實的人啊。

畫家 我們到這里，是要爲你效勞來的呢。

台滿 最誠實的人呀！好，我要怎麼酬報你們的呢？你們能吃草根，喝冷水的嗎？

不能吧。

二人 我們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來爲你效勞吧。

台滿 你們是誠實人的。你們已經聽說我有金子啦；我確實知道你們已經聽說了的：說真話吧；你們是誠實的人呀。

畫家 是這樣聽說了的，我高貴的老爺；但是我的朋友和我都不是因爲這個才來的呢。

台滿 好誠實的人呀？你描畫出，在全雅典裏，最好的一幅嘴臉啦：當然的啦，你是最好的啦；你描畫得最爲生動活現啦。

畫家 是這樣，是這樣的呢，老爺。

台滿 正是，先生，我說的是呢。而且，就你的故事說，瞧吧，你的詩篇就用這麼

優美而又流動的材料給充滿啦，在你的藝術裏，你簡直是自然的呢。但是，就所有的這個來說，我的誠實——自然的朋友們，我必須要說你們就有一個小小的缺點的：說真的吧，這在你們就不算是了不起的，我也不願意就叫你們拿很大的痛苦來改正。

二人 請求大人，叫我們知道。

台滿 你們聽了要不舒服的。

二人 最感激不過啦，大人。

台滿 你們當真願意知道嗎？

二人 不要懷疑這個吧，尊敬的老爺。

台滿 你們中間就從來沒有一個，不信任一個壞蛋的，他就極力地欺騙你們。

二人 欺騙我們嗎，大人？

台滿 是呀，而且你們聽他花言巧語，看他遮遮掩掩，明知他的大奸大詐，就愛他



台滿 供他吃，對他推心置腹；然而就確實知道他是一個十全的壞蛋。

畫家

我認識的，沒有這樣的人的，大人。

詩人

我也沒有。

台滿

你們看吧，我十分地愛你們的；我要給你們金子的，從你們的友伴裏替我把

二人

這些壞蛋給驅除掉吧：勒死他們，或是刺死他們吧，把他們在個糞坑裏給淹死

言辭

，或是用什麼別的方法把他們給毀滅了吧，然後到我這裏來；我要給你們十足的

的金子的呀。

二人

指出他們的名姓來吧，大人；快讓我們知道是誰吧。

台滿

你走那條路，你走這一條路，然而兩個就都有人陪伴的；你兩個分開啦，每

個就完完全全是個別，單獨的啦，然而，就各有一個大壞蛋跟他留在一起。若

是，你們在那裏，不願意是兩個壞蛋的時候，就不要接近他吧。「對詩人」若是

，你住在什麼地方，另外就連一個壞蛋都不要的時候，那麼，就謝絕了他吧。

去你的吧！給我滾吧！這就是金子啦，你為金子來的，你取巧們！你已經替我完成了作品，這是工錢的：快滾吧！你是一個鍊金術士，拿這去鍊出金子來吧。滾出去，惡狗們！

「把他們給打出去啦，然後回到他的洞窟裏。」

【弗雷瓦斯和兩位元老隨員上】

弗雷瓦斯：你們要跟台滿講話，那是白費的；因為他就像這樣只管他自己的，除掉

他自己以外，就沒有什麼人樣的東西，跟他算是親近的啦。

第一元老：把我們帶到他的洞去吧；要跟他談談，這真是我們的任務，也對雅典人歸

類一經纏下來啦。

第二元老 就在一切相彷彿的時間，人們並不時時都是相同的呀：這是從前的時間

第一以及最重把他給製造成這樣情形的：時間，用他的更公平的筆，操縱着他從前

日子的好運的。他許可以使他成為從前的人的呢？把我們帶到他那裏去碰碰機

弗雷瓦斯吧！門裏頭台滿那頭。派員白費的：因為那頭那隻雞只嘗過自己的、劍草

弗雷瓦斯 這就是他住的洞的。在這里就和平而且滿足的呀！台滿大人！台滿！出

來看看看也跟朋友們講講話吧。雅典人們，由兩位中們最崇敬的元老院議員代

表，來向你致敬的！跟他們談談吧，高貴的台滿。

【台滿從他的洞窟上。】

。臺出去，要轉頭。

台滿 唉，你，使人溫暖的大鵝呀，就燃燒起來吧！請一出口也，就激激地。因為那

二劫真話，就是一個水泡呀！每一劫假的呢，就好像在舌頭根上的十字鏡的。

聽着說話就告根給燒完了呀！這話真將地……

第一元老 值得尊敬的台滿——

台滿 也不過就跟你們這樣一樣，沒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從台滿這里你們也得不到

什麼尊敬呀。

第二元老 雅典的元老院議員們來向你致敬的，台滿。

台滿 我謝謝他們吧；而且要把瘟疫送給他們作為回敬的，只要我能為他們把這弄

台滿 得到手的話。

第三元老 啊！忘記那在你身上，連我們自己都深感不安的事情吧。元老院議員們

就全體一致地愛戴你，懇求你回到雅典去吧；他們已經準備好特殊的職位就

空在那裏，等你的最好的運用呢。

第二元老 元老院，他們自己承認，對於你的忘却，太不應該，太過分啦；這向來

很少扮演悔過的角色，公共的團體，現在在它本身感到缺少台滿的幫助下；

已經認識出他們對於各病的沒有加以援助，實在太罪過啦！於是派遣我們，來  
 一一非他們悔恨的表白，同時帶來比他們對你所作的損害，更豐富的「補償債券」，  
 是呀，就以這麼一大堆的愛敬和這麼一大批的財物說，就把他們犯過的是什麼  
 樣的錯誤給你刻出模型來啦。在你的心裏也就印下他們愛敬的印跡，換置吧他們  
 一書作屬於你的來讀吧。——  
 台滿 你們就用說話把我給迷住了；就把我的心給攪亂得要掉出眼淚來：把一副優  
 一放的心腸和一雙婦人的眼睛供給我用吧，我要哀求這些安慰的、會貴的先老  
 一院議員們呀。

第一元老 所以，就這樣請你跟我們一道回去吧，也就担任起我們的——你的和我  
 台滿 們的雅典的統帥吧，你要到處受到感激的，你的愛對權力要被追認的，你的聲  
 一 名要隨威權一起長存。這樣很快地我們就會把亞勒西巴地斯兒野的攻擊給趕回  
 去啦，他活像一個野豬，就野蠻地用拱嘴拱翻他自己家鄉的和平呀。

第三元老，而且就威嚇地對雅典的城牆揮動着他的寶劍呢。  
第二元老 所以，台滿，——

台滿 好的，先生，我願意；所以，我很願意，先生，就像這樣地——若是亞勒

台滿 西巴地斯殺我的國人呀，叫亞勒西巴地斯知道台滿的這個意思吧，台滿就不關

心。但是若是他洗滌美好的雅典，揪住我們體面的老年人的鬍子，把我們聖潔

的處女，交給無理、獸性、瘋狂的戰爭去污辱呀；那時候，讓他知道，也告訴

台滿 他台滿說的，在憐惜我們的老人和我們的青年上，我不能不對他說，我就並非

隱心的，而且要他變得最愚才對的吧；要知道他們的刀子在你們有喉嚨來應

對的時候就不留情的。就我自己說，在那兇悍的營帳裏就沒有一把小摺刀，能

插在雅典長老咽喉裏的，我不特別地珍重愛惜的呢。就這樣我推你們去給當他

神們保護吧，正像把強盜交給看守一樣。

第三元老 不要再待下去啦；說什麼都不中用的。



怖，他們的苦痛，損害，他們的愛的苦惱，以及其他難免的煩惱——在生命的茫茫的航程裏，人身這隻脆弱的船要受的煩惱呀，我願意對他們表示一些好意。第二天我還要繼續他們，願阻止兇狠的亞勒西巴地斯的憤怒呢。

第二元老，我很感謝這話的，他會又回去啦呢。

白滿三天後，我有一艘樹就生在這裏我的地界內的，為我自己的需要，讓牠低矮在每公我

就要放倒它啦，告訴我的朋友們吧，告訴雅典，按着他們的地位，從上到下一

個不漏地，不論誰願意不再苦惱下去的，讓他趕快地到這裏來，在我的樹受到

斧頭以前，就自己吊死吧，請你，代我致敬啦。

弗雷瓦斯，不要再麻煩他啦；你們應該知道他就永遠都是這樣的呀。

白滿，不要再對我這來啦，但定要對雅典說，台滿在這海水的岸邊上，已經造好

他未久的邸宅啦，淘淘的渡海，用他修好的海流，一天一度地會把它的船渡起

來啦，到這裏來吧，讓我的基樁作你們的離愁感對岸呀，讓我的邊去去



言斷絕了地：凡是瘟疫瘟不到的，就叫傳染病給傳染上吧！只有墳墓才是人類

的作品，死才是他們的所得的呀！太陽呀，收起你的光線來吧！（注）台海的統治已

台海 經終了啦。

雷雷 不要再……

【下】 你自己……

雷雷 不……

第一元老 他的憤恨就無可移動地跟生性配合了起來。

第二元老 我們在他身上的希望已經絕啦！我們回去，想想在我們的危急裏給我們

們的別的方法吧。

第一元老 這就需要快腿的呢。

雷雷 這需要快腿的呢。

雷雷 這需要快腿的呢。

## 第二場 在雅典的城牆前。

【兩位元老院議員和一個報信人上。】

第一元老 你已經很辛苦地偵察出來啦？他的隊伍就像你報告的那樣多的嗎？

報信人 我已經說出來的，只是一點點呢；再何況他的先頭部隊就應承下啦。

要開到近前來呢。

第二元老 若是他們帶不回台滿來，我們就十分危險的呀。

報信人 我遇見了一個跑差的，一個我的老朋友，他，雖然在一般的關係上跟我是敵對的，然而我們的舊情却發出一種特殊的力量，使我們像朋友那樣講起話來：

這個人是從亞勒西巴地斯那裏騎馬到台滿的洞去，帶着懇請的信件，內容是

這僅加入他的那點點，跟俺無致行動匪來找你何城的意思，這篇的旨意，內容甚第一種卷的，我儂而將別們來嚇，這出一種律法的度量，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

要開庭這前來則。

第一種卷的，我儂而將別們來嚇，這出一種律法的度量，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對那四書五經文，無絲毫的意義。

【下。】

第一卷 五部典內其辭前。

亞摩西巴此派 直徑五五 由洞門透進往墓墓 鐘款袍槍袋此副照一隊大舉

### 第二場 樹林·台滿的洞窟，附近一座粗製的墓碑

【亞摩西巴與兵士，故去掘掘土。】

【一兵士上，在尋找着台滿】

兵士 照他們說的情形，這一定是地方啦。誰在這裏呀！說話呀，啊啊！沒人搭腔

！這是什麼呢？台滿死啦，他已經活到了他的壽數啦，什麼野獸給立的這個吧

亞摩西巴此派 這裏就沒有一個活人的。死啦，一定的啦；這也就是他的墳啦。這個碑上的

是什麼，我就念不上來，我要拿蠟把字跡給弄走的；我們的統帶就什麼字都認

得；別看他的年紀小，懂的可多啦。他這個時候正在堂皇的雅典城門前紮下營

啦吧，他的最大野心就是攻下雅典城的呢。

第四幕 亞報典與謝謝謝前面。

【A。】

### 第四場 在雅典的城牆前面。

【喇叭聲。亞勒西巴地斯帶他的兵上。】

亞勒西巴地斯 對這個卑怯而又荒淫的城市我們就鳴鼓猛攻吧。

【一槌表示談判的鼓聲自內傳出。】

【元老院議員等上，站在城牆上。】

亞勒西巴地斯 直到現在，一向你們都橫行霸道，就為所欲為地處理一切大事。你

們的意志就等於正義的所在的；直到現在呀我自己和那些在你們權力的籠罩下發昏的，就都抱着胳膊，到處飄泊，徒然地忍受我們的苦惱。現在期限是滿啦，到了蹲伏着的骨髓，在健壯的骨棒裏，自己喊了起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的時候：現下，不能出氣的「冤曲」，要坐在你們的大安樂椅裏喘喘氣啦，頭指氣使的「驕橫無禮」要恐怖張皇地飛逃，連氣都透不過來呢。

第一元老 高貴而又少壯的呀，在你最初的心懷不平還不過是一種想像的時候，在你有了兵力或者說是我們有了恐懼的原因的以前，我們就派人到你那裏去，緩和你的氣惱，用幾倍的愛敬要把我們的忘恩背德給洗刷乾淨的。

第二元老 也就這樣我們才派出謙卑的使節，並且許下許多財物，爲了我們的城市對情形大變了的台滿去求情的：我們並不全都是無情無義的，也並不全都該受不分青紅的戰禍的呀。

第一元老 我們的這些城牆呀，並不是那些人的手築起來的，你曾經從他們那裏受

了你的傷害；這些，高大的塔，紀念牌坊，還有學校，也都不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的個人缺點，就該毀掉的呀。

第二元老 現在活着的，也並不都是最初逼你出走的那些呀！可恥的，那些過分缺乏知識的呀，他們已經心胆俱破啦呢。進軍吧，高貴的大人，進軍到我們的城裏，到處扯起你的旗幟來吧：用犬屠殺，和十抽一的死法，——若是你的仇恨，想吃人性所厭惡的那種食物呀，——你就捉住那在劫的十字之一，跟擲骰子的一樣，誰擲出染色的點來，就讓誰死吧。

第一元老 不是我們全體都得罪過的呀；因為從前的那些人，就拿現在的人來復仇，這是不公平的呢：罪惡，像地面一樣，並不傳受的呀。那麼，親愛的國人呀，帶進你的隊伍，却把你的憤怒留在外面吧，赦免你雅典人的搖籃吧，不然的話，你的那些親友，在你憤怒的風暴裏，要跟那些得罪過你的，玉石俱焚的；好像一個牧羊人那樣吧，走近羊欄，把傳染上病的給挑出來，並不就給一齊殺

掉。

第二元老 你想要怎麼樣，就是帶着笑容地雷厲風行吧，也比拿你的劍砍出來要好

得多的。（只聽得長老一聲，便把那文獻給了他。）

第一元老 只要你把腿往前一伸，我們設防的城門，就會打開，這樣你就會先打獲

出你的親信，來說你願意作為朋友地進來。

第二元老 丟下你的手套吧，或是別的什麼你尊榮的表記，那樣一來，你就會把戰

爭當作是你的煩惱的解除，並不當作我們的毀滅來運用啦，所有你的兵士都會

在我們的城市裏找到他們的安身處，直到我們使你的欲望完全滿足為止。

亞勒西巴地斯 那麼，這就是我的手套的；下來吧，打開你們不受攻擊的門吧；那

些台滿的和我的仇人，你們自己就應該出於慚愧，把他們交出來的，他們是非

死不可，另外就沒有啦；爲的要表示我的用意更高貴起見，你們就不要害怕吧

，沒有一個人會跨出他的營房，或是在你們城的界內，破壞生活的常軌，不受



最嚴重的法律處分的。

二位元老，這真說得最高貴不過的。

亞勒西巴地斯：下來吧，而且要履行你們的約言的呢。

亞勒西巴地斯：無事，我這幾年內，不來吧，開城門不要交還你們的，誰

【元老院議員們下來，開城門。】

元老院議員們下來，開城門。直往西門開城門，給與完滿與氣壯。

【兵士上。】

出城門開城門，不交還你們的，誰來。

兵士：我高貴的將軍，台滿已經死啦！就埋葬在聖泉海的邊上，在他墓石上這個刻

的字，我用蠟弄下來啦，我的拙笨無知就看不懂那種文縷縷的字句的。

亞勒西巴地斯：——

地。

在這裏躺臥一具悲慘的屍骸，悲慘的靈魂已經離却：

不要追問我的名姓吧：一種瘟疫把你們剩下的壞蛋消滅！

在這裏，我，台滿，船隊；他，活着時候，恨過一切活着的人：

走過去，也盡情地詛咒吧；但是却要走過去，不要在這裏把你的脚步稍停。——

這就把你心裏近來的情緒表現得十分好的呢；雖然你憎恨我們所感受的人間悲痛，你輕視我們的眼淚和那些從吝嗇的天性上掉下來的我們的淚點；然而豐富的想像却教導你，使得浩瀚的海神永遠在你低低的墓上哀哭，在得到原諒的缺點上哀哭。已經死了啊，高貴的台滿；從今以後更增加了對他的紀念。帶我進你們的城裏去吧，我要在我的寶劍一道也用阿列布樹枝的；使戰爭撫養和平；使和平停止戰爭吧；使這個就給那個開藥方，彼此都像是一個醫生吧。揣起鼓來吧。

寒那爾的快律

明(中)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 寒那爾的快律

譯後記

丁。……  
是前譯來……  
今天我看完了「雅典人自滿」的稿樣。雖然對於自己的譯文並不滿意，却也感到一種愉快。完了一件工作，同時也了却一樁心願，能不因為感到輕鬆而愉快的嗎？  
我自己一向懶惰，要做廢事都堆在那裏，做既不做，又放不開，丟不下，心裏總在牽掣着，真不舒服。譬如寫信吧，我常常接到信，一兩年不覆，又始終不能忘記這件事情，把沒有覆的來信經常要放在案頭，在心裏。有時候把要寫的語都想好了，却終於沒有寫出來。寫文章，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常常幾年不動筆頭，心裏精想過的文章却不少。要譯的書，甚至已經動手譯出一部分的，都丟在一旁，輕易不能譯下去。要譯，却沒有動手的，不說，但是譯出一部分而又丟開的，就有好幾部。

的。最早的是「罪與罰」。那還是在北平的時候，我正編着一個極大篇幅的副刊，動手譯這部小說，預備分章在副刊上發表。已經譯出兩萬多字了，一位「詩人」現在他究竟既富且貴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不過在傳說中，實在太不富於「詩」意了，他是早準備要譯的，不過沒有動手，聽說我在譯，馬上寫信來阻止。於是他馬上轉譯薛平海來送給我編的那個副刊出來發表。他當時正發肺病，我自然幫忙他，照辦了，雖然儘對我側的態度，向來就不客氣。他的譯稿當時發表的也只是一部分的，我曲舌的譏穢者在拙稿裏廢了一些瞭儻，嫌他礙事，就撕碎，燒掉了。

其次，是「李耳王」。這部莎士比亞的悲劇，我已經譯出了兩幕。最初，是在北平邊疆樹京的時候，我就準備而且譯出了一幕。後來在上海，世界文庫的編者約我譯莎士比亞傳劇本，那陣子因為最初簡譯稿不在手頭，恐怕已經變掉了也難說，於是重新來譯。譯完了第二幕的時候，世界文庫的編者改變了計劃，要分冊印單行本了，在皇皇的預告裏，並沒有我的譯本在內；又正值我的生活起極大的變動以後

，就放下荷星這兩幕譯稿，一直帶到我要離開桂林，到西北去的時候，才毀掉。就坐在離開桂林以前，還在在樂昌的時候，曾譯了一萬多字瓦希列夫斯卡的「池沼上的火戰」，根據的是國際文學的英文節譯，因為要離開那裏丟開手，沒有譯下去。導論這部書由友人蘇橋譯出來了，在桂林出版。直到最近我手裏還剩有幾葉原書的譯稿，留着包東西，倒是對於當時用的稿紙頗有些惆悵之感的。

前年許這稍滿的時候，曾經譯出了幾頁「拿破崙第二政變記」，因為約定出版的言行出版社，行不願言地變了卦，我自然也就停下來。當時，柯柏年的譯本，還沒有出版。

就是要譯「雅典人台滿」，也是住在樂昌的時候。在廣東的那段生活，不但在事實上，就是心緒，也是極可悲的。我跑到粵北，雖然意外地認識了不少年輕朋友，得到了許多精神的鼓舞與事實的幫助，却因為受了三位教育界偽君子的欺騙與作弄，弄得戰狼狼不堪。後來，到了樂昌，情形雖然好轉，生活舒服而平靜，然而，心

裏却痛苦異常。我的母親，就在這時候，死在雲南激江了！她本來身體很健康，七七以後，從北平逃出來，由北平到南昌，由南昌到長沙，最後，由長沙經貴陽到了昆明。路途上奔波勞碌，心情上憂傷折磨，已經損害了平時的健康，再加上我受教育界爲君子們騙弄的結果，很長很長的時間，斷了接濟，常常挨餓，更不能支持了。在她臨死前，因爲我的匯款在路上遲誤，有一兩個星期，就沒有什麼東西吃，連病帶餓，一個七寸歲的老婦人，焉得不死！死後，沒有錢，一時抬不出去，薄薄的棺材，正當夏季，就血水四流，蛆虫亂爬起來！我在樂昌，却住在一個極幽靜的農場裏，受着農場經營者優厚的招待，在經濟上也給我很多的幫助，我自然解決了不少事實的困難，却反倒增加了我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一天一點事情沒有，却如坐針氈一般，一會都事靜不下。往往是，午間跑到相距六、七華里的樂昌縣城去，坐坐茶館，在書店裏買上一兩本書，回戰農場，連夜看完；第二天，再跑到縣城去。這樣，書是讀了一些，而計劃要寫的文章，和要譯的書却無法靜下心來從事。然

而惡計還是不要計劃的。要譯「雅典人台滿」，就是當時計劃的一件工作。我問：我為什麼在當時要譯這部戲本呢？把有詛咒黃金那段獨自的全部劇本給介紹過來，使人對於這段獨自的意義更能了解，這當然是最初的目的。而當時心情的滿懷憤慨，要藉這個機會一吐為快，自然也是一個動機。尤其因為在那位誠懇招待我的農場經營者身上，我看出了他那種生活態度，在冷酷的事實面前，很可能落到台滿一樣的悲運裏。中國社會的變革過程，當然迂曲而又不平衡，封建勢力當然還在幻作種種形態地高據着權勢的寶座；然而，也在往死滅的路走去，那是不成問題的。一時的回光返照，決不能當作在走旺運。在到死亡去的路路上，走在頭裏，作開路先鋒的，自然是像台滿那樣的人物，只要有他那一樣的生活態度就夠了。當然不一定要像他那樣的遭遇，而像他那樣地由盛而衰却是社會發展的鐵則，有自然律一樣的支配力。我到現在還在懷念着這位台滿式的人物，雖然有三年多一直沒有再通消息了，在湘桂的戰火裏，恐怕他熱心經營的農場，要由幽靜而冷落荒涼起來的吧！



「我知道，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更不是什麼忘恩負義或是知恩報德那樣單純的現象，而是在社會的發展與變革裏鑽一般的事實。宋遇，在事實上誰沒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呢？誰不懷遺憾的心情，發過牢騷，甚或譴罵聽取在等輕滿懷熱望的時候，竟沒有陷在事實的網裏，沒有受過事實的擺佈，大概都認爲人對人不是直接的關係，友情就是友情，愛情就是愛情。假使你對一個懷着這種熱望的青年報告，請他講說友情就不是直接的友情，愛情也不是單純的愛情，那他一定要氣得說不上話來。實際是他本來就只是一種熱情，渾然罔熱情在籠罩着他，看不見這中間的真情實況，不是因爲愛情有沒條件的問題，常常引起過辯論和憤怒的嗎？因爲一說到條件，仿佛就把愛情的靈光圍給衝散了的。至於友情呢？雖然有參差像管鮑之交一類的佳話，在事實裏，無論誰都難免有許多痛苦記憶的吧。所以有一世本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那樣的話。至於所謂「有茶有酒皆兄弟」，固然有點偏惡，然而，一飯一茶之間，不是就分別着親疏遠近，顯現着冷熱厚薄的嗎？這中

間說幾乎是「世故全書」，或「處世哲學」的。我教書時，就因為沒有請一個人吃飯，到處去攻擊我不算，而且跟我大搗其亂，我却對他有過真正善意的幫助。我一方面在發「人不如狗」那樣的憤慨，一方面也想近於開玩笑地對他加以原諒。因為他也許是以爲我既然對他表示對他就是有着交情的，然而，就連一頓飯都不請他吃，那還夠交情嗎？我的受他攻擊，遭他破壞，反倒是應該應分的了。不過，這關係事實，說笑不得的，也就對他無法原諒，而且道理雖然分明，究竟難脫舊社會的封建情誼，所以，一提起這個人來，就要罵他一句「畜生」，或是「狗東西」一類的話。

出「愁雨」就在這種憤恨的心情下，我硬着頭皮，把雅典人台滿譯完了，算是了卻心願。這是幾年來的心願呢。在法定的這個時候，我遠逗留在陝南的一個小城裏，不是在那里教書，簡直是嗚氣了。

我最初到那裏的情形還好，我打起精神來教過一學年的書，生活雖然很苦，精神却很興奮，甚至妄想要以教書爲業。然而，新校長一到，馬上對我出了校內的謔言，來了校外的警告。也許因爲我的少所見吧，當時的確覺得怪，對人發牢騷，說出一「教授受警告，尋古奇聞」那樣幼稚的話。並且感嘆一聯：「教授受警告，尋古奇聞」。忽接黨部來函，謂我言論時有軼出範圍之處。

接獲暫留學府待罪，看他結果誰是國家民族罪人。……年騷儘管牢騷，警告還是警告。而且在當時已經有五個學生被捕，有九十八個學生受嚴重的警告。羣情惶惶，不可終日。

到了去年暑假後，學校更完全不成局面，教授紛紛走開，學生幾於無課可上。校長是經常不在學校的，開學的時候，由代理校長的教務長報告說：走了若干教授，又請若干教授，學校不但沒有賠本，反倒賺了幾倍！這完全是一種市僧口吻。其實還是真正「賠了本」，並沒有「賺」到一倍。這種時候當然就小人橫行，打牌的風

氣，盛極一持。我罵爲「狗東西」的那個東西，也就趁着這個時候，甘心下流，爲人作傀儡，跟我搗起亂來。我知道，書是不能再教下去了。於是表面上以不上課，向學校抗議；實際上，我就拿譯「雅典人台端」來向社會抗議。事實自然不類，心情却頗爲相通。我覺得我不能再在講台上給學生講什麼文學了，而又沒有勇氣，事實上也不容易就走到街頭去，向這個社會抗爭。於心裏構想「我抗議」這個題目，外辦我就關在屋子裏，正是這幾天這樣的連雨天，譯這部東西。大概以九月的後半月開始，到十月底宵初稿譯完，到第三天，我就離開了那個不成學府的學府。

在譯的時候，心裏是那樣的憤怒，又是那樣的悽慘。假使沒有幾位年青而熱情的朋友，經常來就我料理一些事實，給我一些慰藉，幾乎是不能支持的。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今天，又是這樣陰雨的日子，我不能不想到翻譯時的情形，更不能不懷着一種感激心情地懷念起那幾位青年的朋友來。

翻譯的進行，是非常困難的。我根據的是牛津大學出版，克萊格(R. J. Craig)



高，用心至苦，恐怕也難得有什麼結果，因為中國的方塊字跟外國的拼音字不能談何這種形式，在中國的新詩裏，雖然在衰落期，在破落的北平城內，部分地流行過一時，已早成過去。偏偏在翻譯界裏，到現在還有人在那里作這樣的努力，我不願意說，這是荒謬的企圖，却不要認爲是一種逆流。各有所好，別人也許不便插嘴，但是希望，不要把自己摸慣了破銅爛鐵的手，隨便伸到正在追求進步的青年的鼻子上去，牽打就走。那就功德無量了。要一定放寬到「詩的一問題呢，就應該知道，莎士比亞在當時，就是由約定形式押韻腳的詩句，解放到不押韻腳的自由詩的詩句。一般地說，他是越寫，押韻腳的詩句越少，散文與詩句的界限越不分明。實際，在他後期的散文裏，許多地方的詩的價值並不比他的詩句爲低。所以，假使能用散文，能用活靈活現的白話，譯得恰到好處，能隨原文表現出劇中人物的思想與情感，再跟他們的動作配合得訖然無間，那時候，這種譯文的詩的價值並不減於約定詩的形式的詩的，我敢說。我們的新詩在創造的途中，前途是無量的，我們現在當然

還不能就斷定牠到底成功什麼樣一種形式。不過，在戲劇方面，只要是以表演爲主的，那就當然以真切自然的口語爲最高標準，這樣是不是就會有詩的價值？都儘可以不管的，實在不必要用詩的形式來寫劇本的對話。而且，現在，要做到這樣，在翻譯的劇本裏，已經就最難得。其次，只要讀得上口，不至於別別扭扭，令讀者能把握原著的內容與意義，也就可以。最怕的是文不成文，話不成話，讀起來淡淡然不起一點感覺，仔細研究，又多似是而非，像梁實秋的譯本那樣，不過跟讀「莎士樂府本事」似地知道個故事吧了，沒有文學上價值可說，那就糟了。

最初的意思，我很想能譯到在舞台上演的那樣。後來，我所以遲遲沒有舉理的能力問題，一方面也受了事實的限制。現在只能這樣地跟讀者相見，這是心裏頗爲不安的事情。

滿、像雅典人台滿這類的故事，在中國可謂非常熟悉。這個劇本，假使能在中國的

舞台上演，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可惜，我的譯本，還不能作到說得上口的那樣地步，想起來，不免有些惘惘然了！

最後，我衷心地感激葉以羣，臧克家兩兄，在這本書的出版上，給我的許多幫助！

十月九日深夜。





貴陽正風書局

地址中街三八一號

滿台人典雅

730. 三

\$ 1.30

1.30